



正宗紀事一

丙申 庚子
丁酉 辛丑
戊戌 壬寅
己亥 癸卯

共六

U 6
4071
1

8 9 160 1 2 3 4 5 6 7 8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門戶伊6
第4071
卷

正宗朝紀事卷之一

丙申三月上即位○嗣位前三日召禮堂令曰中宮

殿稱號孝章廟未追崇之前似當以王大妃稱號矣

大臣言仁廟登極後仁穆大妃稱號以大王大妃為

之今當宜無異同令曰長陵故事予知之而未追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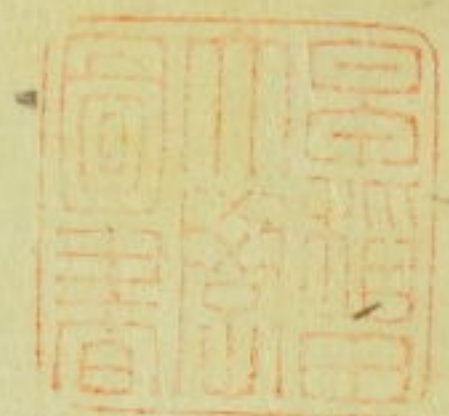
之前有以孫繼祖之義則先稱王大妃追崇後改稱

王大妃以體大朝加號定統之意情禮似俱備使

百官各陳可否後仍稱王○登極頒教文大槩製李

○即位日傳曰嗚呼寡人思悼世子也先大王為

宗統之重命予嗣孝章世子前日上章於先大王者



大可見不載本之予意也禮雖不可不嚴情亦不可
不伸饗祀之節宜從祭以大夫之禮而不可與太廟
同惠殯宮當有京外貢獻之儀而亦不可與大妣等
其令所司議于大臣講定節目以聞既下此教惟鬼
不逞之徒藉此而為追崇之論則嗚呼先大王遺教
在焉當以當律論以告先大王之靈○左議政申晦
罷職卜相前單金陽澤落點領相金陽尚諱○命今番
請謚之行魚請孝章廟追崇當否叔議大臣○大臣
館閣堂上會議上先大王廟號曰英宗陵曰元陵孝
章世子廟號曰真宗陵曰永陵○命思悼世子尊奉

諸節依宋濮王例舉行謚曰莊獻改垂恩廟曰景慕
宮垂恩廟曰永祐園禮曹請依朱子定論祝戒稱皇
叔父稱從子某允之大臣禮堂稟定用牢用藥酌獻
禮饌品以二籩一豆一爵舉行○大司憲李滉請對
袖劄略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况亂賊乎昔明宗
大王大喪未行因山相臣李浚慶率百官討奸臣沈
通源仁祖大王大喪未行因山先正臣宋浚吉以憲臣
討賊臣金自點今日之鄭厚謙卽通源自點也蓋自
六七年来世道之乖亂國勢之岌業人心之疑懼一
則厚謙二則厚謙依藉城社出沒深嚴羈絡將相作

為羽翼主張銓饌排布氣勢頌笑之間勞枯判焉淵
滕之際殺活分焉殆所謂手握王章口含天憲於是
一種患得失之徒靡然爭附甚至辛士三凶之為先
王萬世之讐者猶且欺蔽幹旋復其官爵讌喜之宅
鷄龍之庄無論工費鉅萬古所謂軋罔之枕符讖之
應舉臣諱傳此在渠猶屬細故又有窮天極地之惡
惟我先王祖孫相依之教可以感動臣隣非有莽操
懿溫之心者孰不延頸而厚謙則敢蓄猜嫌常懷憤
懟其疑動之跡危逼之形已無可言乃於命位已定
百僚齊賀之日方帶春官偃然不起顯有爭抗之意

畢竟幻出翔雲之妖逆敢售其疑亂授受之計又於
殞殿將事之際乍入旋出顯示厭苦之色舉其平生
無非罪惡而尤此彰著顯露者伏願殿下以其罪惡
布告中外明正典刑至於和緩翁主真所謂是母是
子長處禁中內外交煽之迹灼然可見亦願即日迸
出早賜勘處批此非酬應之時待公除處分○玉堂
劄略海南定配罪人尹養厚機張定配罪人尹恭淵
附麗厚謙腸肚相連請移配絕島嚴加荐棘荅曰依
施○大臣三司請對命鄭厚謙遠竄○禁府鄭厚謙
慶源府遠竄尹養厚巨濟尹恭淵蝟島荐棘○傳曰

應教洪國榮為承旨○掌令申昕劄畧昨年九月十
一日先大王傳教中工判下二字宗是靜攝中未及
照察之致而其時都承旨李宅鎮晏然承書眼無儲君
只知厚謙宜先絕島荐棘安謙濟亦厚謙之私人也
湖藩南臬貪虐益甚輦輸馬戴盡歸厚謙之家跡同
掌庫之奴情勝置膝之子此猶渠薄罪鷄龍之識自
古已傳四百年米人不敢占居兼濟身為方伯為鄭
氏立切欲符其驗出財動民大營別業道路無不疾
首痛心究其所為萬萬叵測請為先削版令王府嚴
鞠其兄寬濟敢於乙亥送獄之後乃以其子為鳳輝

之孫婚請施屏喬批李宅鎮竄配安兼濟削黜寬濟
事依施○獻納李杵劄畧前判書趙曦締結養厚附
麗厚謙昨冬秉銓首擬春曹必欲角勝貳極至於貪
財虐民之罪西入至今傳訖欲食其肉前叅判元義
孫曾任湖藩締結通引居官之柳宗厚剝割殘民專
為肥己請並屏喬批趙曦已處分元義孫事更待下教
○命趙曦姑先投畀謂原倍道狎付○傳曰李命彬
之年前書啓不但以奉使無狀論事係懲貪前平安
道御史李命彬為先令該府拿囚○同副承旨鄭履
煥疏略嗚呼壬午處分即聖人處慶而達權者凡為

臣子者惟當哀痛血泣而已至於一物即前史之所
未有萬古之所未睹惟彼鳳漢不少顧忌突入前席
無難告之肆然獻之伏想殿下每一念及於此罔極
之痛讐疾之心亦必無所不至而事勢所拘不得明
言含哀忍痛共戴一天古今天下寧有是理至於金
龜柱䟽中丙戌人蔘之事御藥何等至重而鳳漢操
切提舉威喝醫官使不得純用羅蔘此何等極罪乎
若夫所謂如是如是一段直是無將無嚴向上不道
之大者殿下居儲貳之位任主鬯之重鳳漢以肺腑
之親咫尺面前肆發凶言而憐漢沮戲代理亦兄弟

之同一腸肚也夫漢文一中主薄昭之罪不至凶廷
而猶割恩斷義今鳳漢壬午之逆先王之廷殿下之
大逆也伏願深察乎淪常之不可不正義理之不可
不明輿憤之不可不洩亟正其罪馬批上款事此豈
今日所可忍提者耶嗚呼曾於辛卯二月七日先王泣
謂予曰他日廷臣若有以此二字陳于汝者非但不
忠於予抑亦非予之純臣也予之所以處韓鋤沈儀
之者即二字事也廚房之物先到於洪鳳漢勿待命
之前則外間不知者或以追到之物以為鳳漢贄予
而當初事實則然矣予時涕泣受命書之于簡今爾

此言謂之忠憤可也事係莫重何不十分商審而發使予忍說此不忍說之言耶人參事方令查實至於如是如是之說予在春邸私覲奉朝賀奉朝賀奏曰邸下他日若不追崇垂恩廟則安知無如戊申之徒藉此而為推戴之舉似當如是矣如是之時何以處之乎云大抵原其心雖出於慮患論其言則宗歸於妄叢聞之者聲罪宜也言之者之自明亦宜也嗚呼奉朝賀設有罔赦之罪即慈宮之親也予即慈宮之子也此而斷之以法如是容易則其餘八議之親更何論哉爾之所引薄昭譬於金龜柱地處則可也奉

朝賀地處則未之可也○副校理宋煥億疏略趙曦於鳳漢血黨同惡而三司但以貪墨聲罪至於厚謙此鳳漢彼為客而此為主彼為卒而此為帥彼為脅從而此為巨魁厚謙之罪皆鳳漢之所怙患指使者也○司直金漢耆疏略鄭履煥跡極論鳳漢之罪至舉臣侄壬辰疏如是如是之事臣請略陳之向年臣侄疏出之後先大王教臣曰卿須入白內殿可也即為八侍於今王大妃殿仰質其言則教以予未嘗誤聽矣賤臣奏曰今聖上不進水刺湯濟其在承順之道宜存含弘之義也遂退告于先大王之前願臣此

舉雖出萬不獲已其事之根本則慈聖未嘗誤聽而
臣之急於一時彌縫往復於君父君母之間者固為
罔赦之罪及夫臣任陳疏之際不能同聲致討或誤
聽耶四字自臣口發之上負慈聖下媿臣任批意謂
卿之意見不異於卿任而未料卿章之到於此時也
○前大司憲李滉工判除授○傳曰判義禁金鍾正
頗有顧護小人之跡罷職○同副承旨鄭復煥疏略追
崇之論孰敢萌發口而乃於殿下之前肆出怪鬼之說
以惟戴等說脅之持之所謂戊申之徒非渠而誰聖
教有曰原其心出於慮患論其言歸於妄發噫嘻追

崇之說自其口發之推戴之說自其口發之國家所
患者渠也自他人慮之則可也以渠慮渠太不近理
妄發者無心之謂也鳳漢則無君之心蓄於平日愠
懟之言發於中情是可謂無心乎且殿下既曰聞之
者之聲罪宜也又曰言之者之自明亦宜也忠與逆
之間元無兩是之論渠雖千喙百舌罪惡已著其可
自明乎人參事又何待行查而知之哉今殿下不惟
不加之誅併與義理而漫漶之此非所以期望於克
弊之聖者也批昨日召甬前席洞悉心腹更何多論
昨批云云豈或一毫循私而謂予漫漶之不已過乎

君臣之間貴在相孚爾之未諒予心何至此乎○前
縣令閻昌烈疏請鳳漢憐漢厚謙三賊亟加顯戮趙
曦夫施邦憲懸首西門○傳曰戊寅八月初七日都
承旨蔡濟恭入侍上曰卿聞丁丑十二月二十五日
恭默閣造話乎濟恭曰臣伊時待罪伊川未得聞之
而戊寅年間臣以知申入侍則金尚魯登筵附耳密
達承史不得聞知矣上曰予既承大行朝遺教雷同
言之其時大行朝有患侯引見大臣於恭默閣教曰
予病如此其於宗社臣民何今日果無衛瓘孫奔孝
乎尚魯佯為流涕曰殿下何如是過慮乎儲君之如

此臣亦先殿下而有所料量云觀其所對可謂萬古
達賊矣其後尚魯連據首相以大朝事告小朝以小
朝事告大朝諛措罔極釀成壬午至於奏戊寅畿營
歷臨事關係尤大暫時為如廁歷臨有何所害而終
至措奏乎此時春郊未有失德而深以大臣包藏禍
心備極詭措是所謂不共戴之讐也仍傳曰今日記
注許令諸臣見之命濟恭追詣徽寧殿奉審戊寅年
御筆○傳曰金尚魯之罪可勝誅哉當恭默閣八侍
時先朝有所下教則敢以罔測不道之語仰對先朝
曆之馮道壬午復設東宮後教予曰尚魯汝之讐也

子之勒令致仕白予心於天下後世也壬午事雖不
敢更提於他日前壬午五年之時釀壬午五年後兆
一尚魯而已拜稽聞命銘諸心肝故奉朝賀金尚魯
當延施逆律以正君臣之大義使亂臣賊子知懼而
追律既有先朝禁令當先退奪官爵○命前淑儀文
氏私第安置文聖國孳籍○校理李秉模疏請尚魯
子侄絕島安置又言洪良漢作鄭家小牙趙宗鉉為
心腹並請荐棘批尚魯子侄事依施洪良漢趙宗鉉
事過矣尚魯子致謹在恭巨濟致良楸子島致勛南海
配○四月判府事全致仁劄略鄭履煥疏丙戌人蔘

事事係久遠臣未能詳記而丙戌提舉即臣也當移
直焦連之日鰲興府院君全漢耆使醫官送言曰聖
候當純用羅蔘而進御湯劑貢蔘羅蔘參半用之云
何不純用羅蔘耶奉朝賀洪鳳漢適在傍謂臣曰目下
羅蔘所餘無多若純用而告之勢將純用貢蔘豈不
可悶乎且曰內局事非國舅所知旋因宗戚家所送
童蔘並與羅蔘而純用伊時事宗不過如斯龜柱則
謂以面言於臣履煥則曰以操切提舉是何如臣之
所知差異耶批此非卿言私之日○負罪臣金若行
疏略嗚呼亂賊何代無之而未有如辛壬之云者錫

恒光佐恭億宗是鏡席之巨魁考輝之同惡也廷奪
未幾旋復其官蓋出於先王容物之德而殿下之初
政孰有大於卞聖誣誅亂賊乎至於向日守元羽遼輩
之科第隄防不峻逆孽胚胎而噫彼命官主文以雷
同二字適辭引罪舍胡彌縫此乃路人所知而此癸卯
偽科猶係細故夫偽科尚爾不罷遂成亂階或至今
日引黨援類義理晦塞名分率亂臣又聞大行大王
謚丹文使李福源製進鋪張聖德摹畫日月何等重
大而使偽科亂逆之種操觚濡墨滓穢太清耶伏願
先正錫恒光佐恭億元凶之罪亟施廷奪竊籍誣削

癸卯偽科次論金尚詰李福源黨逆之罪又收福源
撰進謚丹之命雖然今此亂逆之本尹宣舉父子是
也聖祖丙申處分寔萬世不刊之典始因斯文之是
非終成國家之忠逆連腸肚於己巳凶徒作噶矢於
辛壬逆黨其在拔木塞源之道不可不廷奪父子之
官爵批先佐錫恒恭億亟施廷奪癸卯科榜人皆先
朝登庸者今爾所陳太無忌憚矣金判府事事子所
目覩黨逆云云措捏極矣下款事與肅廟丙申處分
昭揭日星爾何覩縷近者公車日積風氣不好如荒
荒雜之類復肆跳踉良可駭歎○傳曰吏判徐命善

所奏不媿古人况樹立之後薰蕕冰炭舉世所知而猶復自引者予庸嘉之將此下教以載記注○傳曰文氏既已安置削奪爵號聖國母今連以妖僧長髮出沒於宮禁罪惡貫盈濟州牧為婢○傳曰幼學李一和疏事係壬午當依先朝遺教嚴處為先牢囚秋曹○傳曰雖公除前此誣及先大王之大逆不道也當親鞫於殿庭以告先大王之靈予則曰李一和猶是孤雛李德師正法然後先大王之志可明即為舉行○傳曰攀援邪逆締結非類即士夫所唾罵朝廷所擯棄予於金若行見之矣渠何敢開口論事乎限

已身禁錮○親鞫罪人李德師李一和李俊培韓光縈趙在翰金壽賢李萬軾曹晦鎮趙獻鎮趙純鎮趙方鎮李東讓李勛濟崔載興任珉俞漢敬柳成模朴相老宋翼彥趙雲亭睦祖洙睦宗彥睦秀中李東馨鄭宇溥柳翰申○院啓正言宋煥綾恩君具允明前判書具允鈺遠竄罪人具庠副司直具虞諂附厚謙陰謀秘計無不干涉其中庠外作清議欺蔽一二士類以今日現捉洪隣漢書札見之其不絕厚謙暗地交通之狀縱露無餘允鈺當厚謙全盛之時吮癰舐痔無不為之失勢之後敢為自拔之計肆然呈疏請允

明允鉅庠廩並命遠竄批具庠之欺蔽士類果是何
許士類為庠而弄其可謂士類乎具允明具廩一筆
句斷有欠忠厚具允明事已有下教不可以此斬為
罪案不允○罪人李德師趙載翰朴相老李一和柳
翰申大逆誣上承服正刑○殞殿御製告文曰肆予
小子祇承疇昔之教不待公除之限天討方行罪人
斯得若德師一和翰申次第投疏淪我大義誣及先
王相老謀議凶疏爛熳酬酢者與天海鼓雲同一心
腹載翰和應相老之凶言主張諸賊之凶跡雖欲以
勳戚曲貸奈王章何範濟東讓附於翰老首倡凶疏

耳聞凶言嗚呼小子在疚哀麻訊囚所以明先王之
志闡先王之義而用慰我先王之靈也德師相老以
大逆不道正法一和翰申戴翰以誣上不道正法範
濟東讓俱以知情或仗法或杖斃其餘干連次第究
覈奉先王之遺意討先王之罪人自今以往小子其
可以不負先王之志事也耶○傳曰以洪憐漢事三
司齊戮至於庭請而尚斬一兪者予意有在嗚呼大
行大王患侯彌留至於昨冬朝事國事實有難言之
慮以日月之明念宗社之重前席示代勞之意中朝
戮無臣之歎彼憐漢以乃兄之弟受先朝拂拭之恩

致位三事而乃反以貪樂為妙計賣寵為能事至以
不必知之說容易發口及徐命善疏出之後反生對
敵之計不念悔懼之道雖以庚寅事言之其所患得
無異蔡攸之按脉所以處於君父兄弟之間者如此
宅尚何說此皆坐於不學何足深誅判府事洪璘漢為
先削職礪山府寤配○諭奉朝賀洪鳳漢聞卿出城
即欲敦召朝家多事尚此未遑此非卿一向處外之
時即為入城○卜相前望金尚詰落點左相全相詰
右相鄭存諱
○草土臣金龜柱疏略近日諸疏中丙戌人參事即
先臣志事之所在也伏見判府事金致仁疏則其為

言周遮模糊至曰事係久遠未能詳記又曰國舅使
醫官送言奉朝賀適在傍向臣而言何其沒實之甚
也蓋先臣純用羅葵之議始發於二月二十五日而
至三月十九日始乃得用其間先臣之使醫官從容
往復不啻屢次今其所言有若偶然送言者誠莫知
何故也其劄又曰貢葵羅葵參半云云亦非先臣之
言也若使自初得參半之用則先臣何必汲汲遑遑
抗言力爭而不知止乎蓋其時酬酢非但先臣之使
大臣力主其論大臣亦勸先臣言之彼此豈可忘之
事耶批御疏與大臣之劄廷庭予所以為訝者大臣

宣或爽實陳劄卿亦宣或過引先訓乎○工叅鄭履
煥以洪鳳漢敷名事陳疏經尋鄉路批卿之此去固
知出於言不用則去之義而何其邁邁從東上來○
名對入侍左承旨洪國榮所啓故大諫李存中以請
以清明潔介之操忠國愛君之誠當尚魯竊柄之日
陳疏力討遂涉鯨波十年窮餓以沒其身士林至今
嗟惋今則尚魯罪狀現敷天討既行在朝家褒獎之
道宜有特異之典上曰叅贊官之言是矣以大提學
特贈可也○傳曰南絳老事不但予甚悼惜先朝特
下伸雪之教死者有知庶無遺憾而李桂所論李潭

事中一二句語先朝今春處分之後所不敢更提者
又况語不擇數不自知其欲罪李潭而自作先朝之
罪人行副司直李淮削職其疏給之○副校理沈豐
之疏略厚謙之血黨即李潭為其魁竊據銓柄廣樹
賊黨憑藉毒焰恣行威福厚謙之為厚謙此輩為之
羽翼何可以已死而置之不論故判書李潭亟施追
奪批既非送賊則死後一律得不過乎○春川幼學
李明徹疏略天下有一定之分有不可犯之禮故孔
子論禮樂則要自上出而不要自下子思曰非天子
不議禮不制度由是觀之位莫尊於天子而有是位

者得廟而祭之又有是位者得制其祭之之禮夫何
吾東秉禮之地有一介陪臣立天子廟而祭之又倡
配以前王之議外而不知有天子之尊也而不知有
君臣之分嗚呼惟我萬曆皇帝有再造東土之恩故
相臣宋時烈承孝宗大王不世之遇自任以討復之
功而事卒無成臨死托其門徒使立皇廟以祀萬曆
崇貞兩天子經以曰始欲配以孝廟時人必以為大
罪故不敢生意其後門徒依遺志作兩天子廟今章
甫間所補華陽洞萬東廟是已大抵時烈之事有非
常情所能測者蓋其出處始終聲名祿位無一不藉

於皇明而終無表見於報皇明之地其身一死都成
空蕩蕩則乃騁其好夸務大之習提空名而弄虛景
欲掩一世之耳目蓋亦臨死無聊倉卒叫喚者也其
所藉口於皇廟者以張栻之修葺虞帝祠為證而不
知誰與作之異且虞帝祀即舜之陟方之地蒼梧山
下有舜廟當也華陽之於明天子有何毫分交涉者
耶有天子廟斯有天子禮樂彼山儒野士寒素椎櫟
之塢穆穆顯相之詠奚宜於斯使時烈在者玄冠玉
佩跽趨升降將於何階乎時烈於禮位雖不及而智
有餘能行其所無事耶嗚呼千歲殿世萬事灰冷而

彼乘機弄弄者視作自私之資斧以求尊周之名初
無於禮之皇廟遂薦酌山靈醕酒在皇靈不亦悲乎
至於配以孝廟之言嘻噫方宗廟享之子孫保之繼
繼承承於千萬年而為其臣者私自身之以分五廟
七廟之重古今天下寧有是也海外三重之權在聖
朝而惟其位不及天子故禮制皆侯度以下之事今
時烈處人臣之列為君上不敢為之禮此而任他則
無以總三重之權而成一統之大也廼者大聖人首
出之政以正名分立紀綱為急務名分紀綱所係事
無大於此者茲敢懷章跋涉仰叩天門臣未知朝家

處分之如何而寫此一通流布八方使人知有真正
義理如大寐之新醒不敢復為粧撰假飾指非禮為
禮焉左承旨洪國榮等請對言一儒疏八來而於孝
廟先正誣辱狼籍如許玄逆前古所無也仍讀奏上
曰果如此言則肅廟時大報冊亦不可翔設耶○奉
朝賀洪鳳漢書啓臣之死罪有三案第一則聖上以
先朝下教有所洞諭不敢更煩第二則臣非嘗藥之
任而適過都提舉直所至勸別卜定別貿易以為繼
用之地今此操切之罪終未知其何說第三則臣自
經某年以後世道危險人心叵測家國之憂未嘗暫

忘于心而以小人之腹不能仰度聖人之心果於私
覲之時乃敢語到於不敢言之事其妄發之罪萬戮何
辭言者言之不已驅臣於戊申之黨蒙此惡名生亦
何為云云○傳曰嗚呼當此月逢此日崩實推裂如
不欲生嗟爾小大臣庶明聽予哀苦之辭夫彼聖國
以僕隸之賤有虺蛇之性內挾妖妹外結賊相日夜
綢繆苟非篡奪即是弑逆粵自癸酉其志愈肆其謀
益急後庭深處鑿輿幸臨則聖國與其妹潛間我兩
宮或曰某日為某事某時行某事無時而不潛間無
事而不潛間乃謂問寢不以時視膳不以時甚至於

殺越人命漁取女色等語眩惑天聽况且樂善之火
禁井之變由於聖國痛矣痛矣此豈予所忍提道者
而不明聖國之罪則今日臣庶安知我大行大王天
地之仁日月之明哉嗚呼皇天不吊大行大王慈覆
之德既摯且切則先親前日之沈痾庶幾由是復常
而醞釀之凶計既久疑懼之積漸難醫天乎天乎胡
寧忍予聖國之罪雖千劓萬戮何足洩神人之憤哉
每當文女有娠之時潛求良人之子陰畜篡奪此正
不常盜秦之計僧腫亡麗之術每一念至重為之心
寒而骨戰予所以罪文女何可已乎罪聖國又何可

已乎然文女之特貸一縷聖國之不施追戮意各有
在而臚列罪狀昭示八方之意已及處分之傳教悲
懷交集中宵不寐苦枕呼燭數此心曲○傳曰予惟
繼志述事人君之威節崇儒重道有國之急務首在
考宗大王時先正宋文正公以不世出之大賢膺不
世有之殊遇其昭融契合密勿謀猷即春秋之大義
也夫知遇如此其殷際遇如此其盛而配享孝廟之
禮迄不行焉於昭聖祖在上之靈安知不待於芬苾
焜蒿之時乎今之議追配者或以本朝所無為言此
所謂無稽之言如翼成公黃喜之追配世宗文敬公

金安國之追配仁宗實為我朝之盛憲今日之明擬
也嗚呼師先正之道法先正之言者環顧域中果未知
其幾許而尊德之心秉彛之所同然以先正配享孝
廟必將泯然一辭茲豈非龜疇大同之吉歟事在曠
古禮豈循常令所司追配先正臣左議政宋時烈於
第九室孝宗大王廟庭○六月持平朴在源疏略京
畿監司尹蕃東陰譎不吉之人也養厚之挾賊張勢
也長作座上之伊客趙曦之秉銓招權也自處門下
之記室日前李商巖之論尹恭淵也太懷不平曰商
巖彈無故之人終必受禍徐命善之疏出也曰更觀

將來其旨意之凶恠話頭之凶悖決不可使手握藩
符請弛禁配批尹蒼東予不識其狀而聲名氣味聞
於當日濁亂之徒矣依施精海○院啓詞諫李請前
洗馬李冲邊配批依施精川又啓申德龍請簡義州
平日律已能有宦妾不知名之操則豈如是乎請副
司直洪龍漢削職命行查○持平李濟萬疏論李潭
李鎮常附麗厚譴之罪批李鎮常聞甚恠該施以投
畀國城○平安道幼學康致休疏陳十弊用人不公
科舉請托軍政解弛守宰賚婪糶糶滋息名分紊亂
世俗侈靡改嫁禁塞均役設施法網踈濶批令廟堂

稟處改嫁事士女之不更二夫我朝三百年自成習
俗之美初無設法而禁之矣○以尚牧鄭錫達稟啓
事命前御史柳義養下該府嚴問口招○傳曰孤露
餘生將逢再明喜悞交功奉朝賀尚處城外無以仰
慰慈心行副司直洪樂仁其令便殿八侍○傳曰一
宰臣飭教之下偃處城外無意起動分義道理俱極
寒心以合啓方張為情勢則因渠情勢而遽傳合啓
乎洪樂仁長峰萬戶差下○諭奉朝賀洪鳳漢明日
卽慈宮之生辰也慈宮之欲見卿之心當如何予之
欲慰慈宮之心當如何卿其卽為入城若以洪麟漢

事引義則是非所望於卿者卿自卿也洪璘漢自洪
璘漢也其在敷倫之道使兄異弟予非得已也卿其
思之予言不再○傳曰洪樂仁補外安徐特令冠帶
常仕即為八侍○傳曰前掌令宋德相拜承旨使之上
來○府啓持平李平往在癸巳嶠嶺一路最被旱潦尚牧
鄭錫達藉其勢恬視餓殍究聲載路其時監司金
華鎮乃於卑賑之後啓聞論賞其貽事厚謙曲意承
志傳說狼藉莫不唾鄙歸即見通於經筵宜非厚事
厚謙之明效耶請戶曹叅判金華鎮遠配荅不允○
府啓持平趙平德平潤平近來官方淆亂殆無餘地如李漢一李

有喆李世孝金養心之大諫金靈尹鵬舉申五清朴
瑞良申尚權李德溥之承旨武承旨如李廷壽鄭有
曾請並刊改前叅判鄭遠達之狂易病廢者入於薇
垣長之望况是厚賦猶父之親請刊去仕版放逐鄉
里荅曰依啓又所啓本兵之長何等重任而與善復
特除之命何聖明之無所留難也請還收具善復兵
判特除之命荅曰予亦知中批之為權宜而其人宿
將也又有可取之端故也所論可見無隱特寢○傳
曰臺臣之言既已嘉之兵判猶然况吏判乎前後吏
兵判中批人一並改正○院啓大諫李平行司直趙明

昂居銓而諂事權貴掌試而專開賄門結昏妖翔密
通厚賊翔雲為世燮孽而首檢太常李復恭之鄉品
卑微差遣名邑請亟施寬配削黜罪人李敬倫虱附
厚賊圖得雄邑於李潭之手與其時監司元義孫猾
性相合凡涇浚民膏血無不密謀共分其利及夫濫
竊科第主張玄論請亟施當律三司職任不輕而重
新服之初尤且慎惜李克生之醜悖李祖源之負犯
實為清朝之羞並施刊正答曰並依趙明昂○修
換尹若淵疏略厚謙母子作威作福罪惡貫盈八域
舍生孰不欲手刃寸斬食肉寢皮而殿下曲賜溘貸

不即鋤治臣請以一事證之殿下於厚謙母子孰若
周公之於管蔡管蔡之流言亂國孰孰重文王之
慈武王周公之友成王之親周公討之成王誅之此
豈非聖人之大權而後王之當法者乎惟彼洪憐漢
之地處何如而敢叢包藏之悖詭以沮盤石之大計
申晦之身聯姻戚位躋大僚而伺候顏色巧於妾婦
承奉順指甚於奴隸春秋黨與之先誅彼烏得免乎
伏乞體周公斷恩之義講夏書殲魁之典厚謙母子
亟正典刑洪憐漢之島配申晦之遠窳次第行之至
於文女尚魯之内外締結圖移社稷者實為我子孫

黎民萬世之讐又女之亟施一律尚魯之并戮諸子
斷不可已臣於沐浴之章不可拖及他事而臣聞古
之賢臣憂治世而危明主何者明主有絕人之姿而
或至於自聖自足自聖自足而明者易昏治者易亂
竊觀殿下聖學卓越聖質高明今日廷臣固悅服之
不暇而近年以來習俗委靡廉耻壞喪浮沉自合苟
延時月有悅服之情而無救過之心是以批鱗之言
不聞於上匪躬之節不興於下此臣之過憂一也今
聖上以不世之姿當大有為之會明世之作未必無
其人同聲之求未必無其應夫何聽政以來未聞有

朝廷之彥上膺聖簡下厭衆望又未聞有山林之賢
回心就聘咨訪治道臣未敢知殿下之心以為今日
朝廷足以了今日之事耶此臣之過憂二也臣伏觀
殿下乃聖乃神且經且權大倫大義錯綜斟酌乃於
踐阼之初誕敷德音丁寧告戒而惟彼凶邪前唱後
喁換其頭面為今之計謂義理之未明則義理明矣
謂上之志未定則上志定矣惟有保民恤窮祈天永
年使衆心糾結國勢鞏固則彼凶邪進不得以言辭
動上退不得以怨詛撓下亦當革面改心會其有極
側聽屢日廊廟公車曾無一言略綽於民憂國計此

臣之過憂三也臣抱此三憂思所以矯揉之術則惟
有殿下就其已講之書循其已熟之說見古聖人治
已治人之大規模大力量則必有以穆然自失其貌
然之心而倏然自立其卓然之志矣至於記問之學
詞章之習謝氏為之發赤秦觀為之變色匹夫尚然
况以千乘之尊豈或玩心於此而程伊川學問驕人
之戒亦所當深察也臣竊跡跡遠學識鹵莽其於殿
下身家修齊之際有不敢率爾妄論而至於用人用
財實為治平之大端當今之急務臣請陳之夫以誠
意正心之君子至於治齊宜若無待於人才而舜賴

五臣武補十亂者豈以五臣之賢於舜而武王之遜
於十亂哉蓋天道必行下濟而軋剛不能獨運故也
殿下以大聖之姿處大聖之位安知無同心同德之
人並世應時於立園草澤之中哉伏願無曰世之無
人而求之必博無曰人固難知而擇之必精無以顏
華言肥為可喜必以老成忠實為可取無以一才一
藝為可專任必以道成德立為可大用歷試於位明
庶以切朝廷信服輿望洽然國人皆曰可用然後任
之以事權德之以舉國豈不休哉且天下之財元有
定數贏於彼則縮於此虧於下則盈於上故愛民者

必先節用今殿下有明乎此始自宮禁減省冗費百
年痼弊一朝革之甚盛舉也然有司之臣設或因此
而進理財之說者殿下考其所言其言果出於損上
益下藏富於民之意用之勿貳其計或出於損下益
上專利為國之心斥之勿擬民國幸甚臣於近日事
竊有所慨然者肅廟丙申處分明並日月威侔鈇鉞
撤院所以正士趨毀板所以闢邪說而諸臣不善奉
承撤院而只撤廟額毀板而但毀一二士林公議至
今抑鬱在我後嗣王所以衛道闢異者將以光先烈
而多前功則前禮判鄭尚溥不思成君之美徒懷護

黨之心漫引前例遂使詖遁之說肆行臣實痛之請
重加譴責以為為人臣而背公急私者戒焉○命尹
若淵入侍傳曰春秋之義護逆亦逆若淵之疏與翔
雲揆頭易面而逞奏中目山浚等語逆節昭著尹若
淵令王府親鞫舉行○傳曰洪璘漢尚處善地故尹
若淵輩敢為營護洪璘漢古今島荐棘○傳曰身為
都憲緩於討逆情節已露之類不即請拿如請羅景
彥獄事之心豈敢如此乎大司憲李海重為先竄配
端川○三司合啓大憲全載尹烈掌令柳榮鎮李
府沈豐之鄭宇順修昨冬國家安危之機迫在呼吸
撰鄭元始正言姜俱

雖非上教固當直請聽政而首相韓翼暮徒事彌縫
不即奉承罪負至重不可容貸請削奪門黜荅曰依
啓○傳曰罪人尹象厚之招徐命善上疏之日徐門
復出宗厦之說發於渠之與人酬酢之時難違當律
然與諸賊之綢繆爛熳不無少間况是故宰臣尹心
衡之子又有老母放歸田里○罪人洪相簡李商輅
物故閔恒烈李善海承服正刑○傳曰罪人洪趾海
聚會凶徒主張凶論聽政之前有與人書以儲宮之
事有所陰慘詭語已是死罪聽政之後李商輅抵書
於渠以聽政之疏曰以機閔陰秘以聽政之事曰以

景色危怖又以為近日風色不佳脾胃難定其它去
言逆說有不敢污口而渠乃荅之留置書篋即此一
事趾海不滿聽政之心昭不可掩况於御極之後徐
門復出宗厦等說與人酬酢凡此罪犯渠既遲晚所
當斷以三尺而今番獄事相簡即是窩主渠即一痴
騃之物叅酌決折不害為惟輕減死定配穩城罪人
全相定渠雖與獍漢為坊姐宗社大計焉敢有異議
而乃與凶徒同議共謀所當刑配而干連諸囚尚有
百倍於相定者所謂誅之不可勝誅相定則放歸田
里罪人李福海有弟善海有敬彬身為家長其敢曰

在家不知重臣之疏即為宗社大計孰敢有戕殺
此人之心而渠第則以凶惡之說抵書於渠渠子則
以剪除儲宮羽翼之說爛熳綯繆於相簡革渠則以
少論欲殺老論之說掇拾於其間可謂百罪俱發難
保首領不經年過七十聽言觀狀決非平人何足深
誅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施行甲山罪人洪績海無論
罪之輕重商輅輩之凶言凶書不知其為凶言凶書
其所納供大體一般况於納供之時其所發惡尤極
凶悍而相簡既為魁首方欲擬律特用曠蕩之典絕
梟滅死定配山罪人李敬彬不但善海之至親相

簡之切友諸供無不援引渠父以相簡革凶謀其子
無不共之納供敬彬之罪父已告之友且證之加刑一
次絕梟定配齋○傳曰尹若淵之疏近日言事中
頗似根據又是不識何狀人故使之入侍及夫前席
乃敢曰憐漢之罪甚輕其所聲罪反下於申晦嚴教
之後又復盛氣大言曰臣則不知洪憐漢之為罪矣
殿下必欲處之則曰山後觀勢某般為之云噫洪憐
漢之罪國人之所知渠在三司為沐浴之章而乃以
梟配了當又於八侍肆發叵測之說嗚呼戊申乙亥
之亂逆出於天網太恢故也况今世道人心比辛壬

果何如也伊時親鞫之命以此也及見現捉之文書
與恭淵相簡葷交結綢繆之跡綻露無餘或曰恭淵
之忠赤莫暴又以攻恭淵者謂之憚人帳殿之究問
不過此等語而渠以根柢端緒箇箇納供獄事之轉
益層加諸賊之次第就戮皆由於若淵之供若淵即
一凶徒之鷹犬嚙矢也渠亦以玉堂出於獐漢之力
實有感報之心納招前後罪犯不過出於鄉曲卑微
圖得官爵之計者何足深誅絕島滅死定配隄甲○
司諫申應顯疏略先大王玄宮之狀昨冬代理之命
固宜表出闡揚送隣之沮戲大計亦當嚴施筆法而

撰進大臣只以時相不能贊揚六字漫漶說去臣謂
誌文中此一節使之改撰而大臣誤撰之失亦不可
無警也風憲之長地望自別大憲全相翊賦性溫猾
行已詭秘以今番相簡之招觀之相翊力請結婚於
其父云獐漢則必欲引趾海作相相翊則自附為婚
姻於趾海論其情跡雖為之腸肚相連可也請都憲
之任刊改仍施窳配批誌文事不必如是指摘全相
翊何必深誅○工叅徐迥修疏略臣於庭班偶接政
眼則送隣兩侄之名在於承宣望中此何事也厚謙
之叔遠達以狂曷已施放逐獐漢之侄無碍清望抑

獬豸之罪輕於厚譴而然耶噫彼銓長非忠臣之侄
乎以忠臣之侄而顧惜送臣之侄已非常情所及且
銓長方典文衡啓草多出其手如許不誠之辭宜乎
未能字格天也批以吏判平日之心豈或緩忽而然
乎○以厚譴獬豸事百官庭請○七月御製綸音頒
下○傳曰不教而刑孟子謂之罔民今此綸音之布
示中外欲使臣庶明知凶賊之根柢不歸於誑惑之
科令政府正書之一通遍是示百僚亦令政院下諭
諸道監營及居畱之臣到府日即各騰布於列邑事
一體知委○府啓辭厚全請獬豸兩侄檢擬承宣之銓

旋定配答曰具壽國等事依啓徐有大不足深責先
施削職○掌令柳榮鎮疏請獬豸收擊籍產還收洪
鳳漢偕來史官次請前兵使閔趾燮田光勳鳳山郡
守李喆運先施刊削永拔閭望吳普源李湲具運奎
李有和崔湜宜施散配○獻納辛應三疏請贊儀金
尚斗施以寬配訓正李匡運刊改○正言姜演疏請
司直趙德成施以寬配○執義李一曾疏略僉知李
得臣以名祖之孫附麗厚譴圖奪族兄之廟剋便同
紛臂及其逢怒則浹旬待罪納驢而解之貽羞搢紳
請刊承宣諫長仍施寬配次論承宣正字李敬心以

厚謙至親兼為血黨宜令遠配批李得臣果如甫言
忝祖多矣姑施削職李敬心事不足深誅矣○傳曰
近日章奏紛紜彈墨相繼此豈脅從罔治之義乎無
論謀事隨請允從者蓋欲示沆可休矣之意也其令
三司知悉共勉靖鎮之道○府啓榮鎮今柳李克生也
本卑微性且狂悖雷肆瀛瀛盡出洪家之拂拭人皆
指日以死士渠亦揚言以必報至若曾任茂長時貪
虐無此去自僻巷之蝸屋歸占上相之舊第宜施竄
配答曰依啓○傳曰應教俞彥鎬幾年沉滯予欲一
用為同副承旨○副司直金相翽疏略申應顯之疏

長罷職

吏判李徽

之不允

○傳曰洞諭綸音昭布其

罪惡公法不可屈輿論亦不可遏獐漢厚謙並賜死

○修撰朴天衡疏略惟彼諸賊皆以權門勢族發
引進皆其血黨死友昨夏科榜爛熳遁私昭不可掩
則特罷其榜在法當然殿下之受困厄於兩賊受誣
逼於兩賊以此榜也請降革罷之命猷陵令李俊永
養厚之狎客也與李鎮常齊名宜施屏裔更判黃景
源初當銓地必以此人汲汲甄復物情惧駭亦施謹
罷批科榜事所請雖甚當第有玉石俱焚之慮吏判
事依施李俊永屏之田里○禁府啓目罪人趙曦六

十萬職罪自服事判渠罪渠自知之若用懲貪之律
焉違三尺然西土之曉諭其子之自刎足當述海之
杖義孫之刑豈可無忝酌之道趙曦永錮其身減死
定配金海○府啓一執義李請罷乙未五月庭試榜當
該主試勘處平澤縣監洪彬居常侍側於厚謙亦嘗
為嚆矢請刊改兩司啓監役李有幹以厚謙之至親
濫通仕籍於李潭之手請削版荅曰不允洪彬李有
幹事依啓○府啓持平朴請具壽國李邦榮刊去銀
臺副護軍徐有大獐漢之私人厚謙之密客馱載善
事百般納媚結婚恭淵締結綢繆請刊亞將兵聞仍

抑勤為說聲罪狼藉至於趾海家議婚一事儘有苗
脉而初非完定之約且臣於獐賊知其為痴濫不吉
之人同朝二十年酬酢未嘗有汝參尋不過一再庚
寅以後並與問訊而絕之此實通朝之所共知也踏
啓身○湖西儒生尹象東疏請先正臣宋浚吉配享
孝宗廟庭批兩先正同心同德予非不知而只以文
正追配予亦有高量者○副司直金相翹疏略臣於
申應顯疏略控懷盛之私應顯引避之辭出而其所
為言益無紀極臣之前後遭罹要不出撮合於洪鳳
漢之黨臣濫厠戚聯之末鳳漢視若姻婭之親頗示

慙慙之意而臣家世寒素性又狷滯不欲染跡當路之家年來反致疑怒故彼以臣歸之踈慢而謂之可憎庚寅以浚聲罪致討連發於劄啓而臣未嘗叨言職特無論齟之跡則彼於窮途寡助之地欲與臣羈縻不知者觀之誠若相親而知者莫不竊笑魚錫岭疏中趨附權勢一年三通云者指國子吏議副學而皆以久次或通於鄭弘溥或通於李益輔此二人者何嘗與鳳漢相關而受其指使耶至於厚賊與養厚事臣於厚賊直以地處之偏側勢焰之薰灼羞與識面公會一不接談養厚則忽於秋間來見臣以為近

日臺啓中如宋贊善事一處之意必欲擔當彌綸君輩稍示許可之色彼隨處盡心以效世道之責矣宋即明欽一處即厚謙臣答以我則近來杜門漸謀歸休朝廷言議無足比數云養厚始知落落難合遂不復言臣之六年屏蟄不敢為榮進之計者只以厚謙在耳噫招呼不逞果在何時作為窩主又指何事批知面不知心古語既云何咎乎臺疏之不知卿心乎○更議宋德相移拜禮議○傳曰朝祖之禮屢次收議蓋以古禮既不可猝復而先朝遺意不忍全廢故也大臣儒臣禮官之議皆以為古禮則難行立此之

說亦苟艱而不可行至若遣官替告以旌代辭之說
既無可據至今皆且今見章氏之說先正之議足為
可據謀之既廣斷之宜獨朝祖一節依五禮儀舉行
○鞠沈翔雲犯上不道承服正刑○承旨李義翊全
鍾秀聯疏略賊雲親訊之日以五系下問一曰上書
中溫室樹事也二曰寧得罪於諸君事也三曰先為
上書為向後翻覆之計事也四曰符同廷類做出奇
恠之訛言事也五曰戕害宮官危動國本事也渠果
箇箇承服及見庭鞠結案只以溫室樹等語泛然取
服臣等以恭鞠之該房不能登時爭難云云批昨夜

爾等之未及致察事勢固然矣○二十六日大行大
王發引二十七日下玄宮二十八日返虞○八月前
正郎李師漁疏略卒丑建儲光明正大定策諸臣功存
社稷而景廟實錄則伊時撰史者敢謂日月之可誣
搆虛捏無惟意枉撰以至不敢言之地間有捱逼之
句語四大臣忠烈斥以惡逆考恒輩文魁撰以忠蓋
其他誣讒不一而足昔宋宣仁后為羣小所誣六十
年後高宗命范冲改撰我宣廟實錄因李植疏請改
述宜倣此例令刑改批議大臣稟處○嶺南幼學李
應元疏略殿下以先世子休恤之餘位承祖宗艱大

之遺業所以報德於永祐之園盡孝於太廟之中者
只是嚴討去逆快洗厚誣以慰陟降之先靈而已噫
嘻壬午之事殿下所不忍聞臣子所不忍言而自有
事變以來朝廷臣所未知而凡我八域黎庶之談於
街議於巷父子皆有憂悞之色男女皆有悲歎之聲
晝夜祝天庶幾殿下之有今日顯誅奸凶而拔出先
世子於誣罪之中及殿下嗣位終不聞一夫之快誅
前日所望大歸虛套噫如使國家無壬午之事則殿
下今日不過春宮之一元良而已踐先親當踐之位
念先親未踐之由其痛迫悲塞豈愚夫愚婦抑菴而

止哉臣草野人也請以草野公議為殿下誦之以作
伸冤之一證臣之同里古詵書臣權正忱壬午當變
之宮僚也其家有當時書違日記及先世子系問之
手札與其擬疏卞誣之草本於此可以知先世子溫
良謹慎而其日記所載自四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
一日逐日講易經綱目若夫天詢諸条自堯舜禹湯
之相承濂洛羣賢之論學以至漢高之誅丁封雍扶
蘇之受死為孝疑難卞論縝密純至苟非資質之高
見識之明何以有此此遇變前一月內事及至羅景
彥事出而無暇設筵講議矣今覩正忱所錄則先世

子之英睿如此而先大王致祭先世子文曰今十三日之後諸臣衛士之所目覩焉敢隱也諸臣衛士之所目覩者未知為何事而彼譖人者巧舌百端雖使如手書如晉逼衷甲如唐瑛猶未可信况當時國言之流傳以為譖人有作慝肆惡以煽疑於先大王者或以為元惡有設計去以成罪於先世子者非先世子之真作過也以至於景彥之呈訟儲君於秋曹天下萬古所未聞者秋曹之臣以是登徹景作禍變之塔嗚呼先世子代理十四年滿朝搢紳莫非北面於世子之庭者而當日臨變莫不袖手而越視假使

萬有一天子之誚責或及於王庭有如大朝之於小朝則此輩亦將以事先世子者事殿下思之及此寧不寒心殿下三月之教下而國人知尚魯之為元凶五月之教下而又知文女之為大慙然此豈由於一賊相一妖女之故耶是必有滿庭交煽之言驚動先王而使至於此極也若使廷臣有李泌家族保儲之泣奏豈不回止慈之聖聰又或有來濟得盡天年之急請豈至有一物之痛迫乎臣又嘗聞正枕所言當景彥對卞之夜世子待罪闕庭顧官官曰謀陷儲貳必非一市井所為若設鞫得情庶雪我萬古難容之

罪名其奈無為我奏達者何哉嗚呼痛矣滿庭含默
申白無人以至於徽寧之變至寃上徹幽憤鬱結以
至十五年之久鋤治逆黨暴卞親寃即殿下初政之
第一事而今日臣僚無一人陳說臣未知殿下之廷
臣以為殿下能忘壬午之至痛乎抑以為先世子之
受變當然而在今日不足論乎或者又謂欲卞世子
之誣有逼先王之處分此有大不然者快卞先誣誅
鋤去逆以示先王處分實由於此輩之譁張則所以
為先王地也至若洪鳳漢以變時首相無所爭執罪
固有之既為慈宮之親父全恩慰親是或一道也至

若太祖太王受誣之事載於俞樾所撰麗史提綱亦
段而故相臣宋時烈所書名之為別錄者也其借錄
朱子語而曰高麗歷五十餘主為權臣所篡而易姓
舉而係之於恭讓遜位之下代恭讓易姓而興者是
我太祖則彼其特書此語於恭讓之後者將以聖祖
開創之事歸於篡奪耶朱子易箒在聖祖開國前一
百九十餘年朱子何能逆揣而為此言耶設令朱子
生於其時有所云云臣子亦將諱而不敢言况此朱
子之語初非麗亡之際乎噫古人之為君也諱有而
掩過時烈之為君也搆無而寓貶時烈既有是心則

何不高舉遠引雲宿露殮自作麗王之後臣乃反貪
榮供職於聖朝之神孫北面陪祭於聖祖之廟庭乎
伏願亟毀誣書快施追律上告宗廟下諭臣庶嗚呼
壬午之事舉朝之所隱諱而臣今論之時烈之罪半
國之所揜護而臣今言之祖宗之神靈在上景慕之
廟貌於昭臣敢隱默云云疏入親鞫應元及其父道
顯以大逆承服正刑○承倕諸臣入侍上曰予意無
論此戚里彼戚里毫無愛惡扶抑苟無罪也共享富
貴可也如其有罪大則重斲小則輕勘洪次金氏俱
是慈殿慈宮之私親豈有扶金而抑洪愛洪而惡金

哉大抵龜柱壬辰之疏有萬萬驚慄處卽追崇之說
也伊時酬酢不過私自酬酢予之仰奏慈殿特以無
問之義一時提達者慈殿之教於渠蓋嘉予無問而
示予誠孝也然渠聞此教敢聞而不敢道况追榮之
事至難處之義理也乃敢以私憾奉朝賀之心肆然
陳章至謄予之所奏於慈殿之語臣子分義果安在
哉其日先朝語大妃殿曰以我孫為質而言之此何
事耶不教戚屬有此罔測之舉駕詣文昭殿有免冠
俯伏之舉至今思之不覺聲淚之交發倘於其時先
朝教予以奉朝賀雖無扶為此等之說爾在東宮何

可酬酢於此等議論則予將何辭仰對乎以龜柱地處為此難處於兩宮之間是可忍也何事不忍也又曰今日召見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諸臣欲諭予意卿等聽之近來聲討奉朝賀至請極律予亦以為奉朝賀非無罪也亦非以為可貸可恕也特不加以一殺字奉朝賀若不貸則慈宮必將不安則予以竊負之意屢教於筵席若奉朝賀舉兵犯闕宗社危亡迫在呼吸則古之聖人或以竊負為輕社稷為重而下此一等則人臣分義豈可使其君上為竊負之舉而必請殺之不己乎諸臣若心知其不可殺而外為可

殺之論則此決非事君以實之道大抵今日之教非一毫為奉朝賀之私意也予之所秉之義是耶非耶諸臣未即仰對上曰畏金龜柱若是乎僉曰處分嚴正義理明白臣等更何仰奏上曰予之招致鄭履燮者以其廢棄多年不入於向時濁亂之徒故欲一用豈謂徘徊全家芭羅邊掇拾全家之口氣乎予既諭待戚里之道獨於龜柱有罪而不為處分乎向日憐漢處分也慈宮以大義勉予予聞命憾泣矣慈宮既斷恩於憐漢則慈宮亦豈不斷恩於龜柱乎以履燮疏言之渠為臣子敢請綸音之特下乎○傳曰予之

欲試鄭履煨者意謂窮居讀書或有需用之才矣前
春一疏無甚難語只印出金龜柱壬辰疏一本而已
既承竊負之教一言二言強聒不已至於日前上疏
無嚴極矣教文既頒八域咸覩丹子將成百世可徵
則曰以綸音頒下云者抑何意也噫人才眈然朝著
乏人此等之人欲一周之而究其本末全沒着落朝
廷之上致一龜柱之私人將焉用哉且龜柱壬辰疏
中某年事陳於先朝者猶萬萬放恣况寡人御極之
後履煨忍復泚筆謗諸章奏其心何居以必欲殺奉
朝賀之心提起予不忍聞之說是可忍乎一向舍忍

徒損國體藝文提學鄭履煨削版門外黜送○大諫
金鐘秀疏略殿下於鄭履煨處分臣竊以為過矣履
煨名祖之孫言議之峻激是渠家傳重以鄉曲迂踈
不識忌諱者在聖朝扶植之政不宜一朝摧折之至
此至於龜柱私人之教殿下於是乎失言矣履煨所
秉執之義理天經民彝國人之所同者非特一龜而
已今以其言之相同斷以私人是豈理也因此忠志
有却顧之歎去徒萌躑躅之心則將奈國事何批凡
今之執清議者孰不攻奉朝賀予攻之甫攻之鄭履
煨亦攻之攻之則一而豈有若履煨之私昵於金龜

柱者乎爾試思之予亦有勉於爾者從今毋動於率
激之論乃心王室○命削御將金漢耆職○備忘記
噫戚里為國家害從古皆然予在冲齡深知其弊雖
賢如廣國才如陰識不可使之干與朝政况互相攻
奪凶國禍家者乎一戚里之罪臚列已盡舉國咸知
而金龜柱之暗地情狀外人何以知之龜柱初與厚
謙結為死友合力而攻奉朝賀殺之竄之之間少不
愜於深意則雖儲君敢欲爭抗至於辛卯二月初五
日駕臨舊邸之夜金漢耆與厚謙瞰予不隨之時乘
間私覲眩惑天聽乃有宮城扈衛之舉時值夜深予

詣大妃殿奏曰奉朝賀既無推戴王孫之跡則至作
此變上累聖德此何舉措今日雖殺奉朝賀以此殺
之非其罪也須急急下書於承候之人緩此事機以
先聖德大妃殿謂予曰賊勢鴟張吾家不得不仰奏
也予亦再三仰請僅得回天及夫回鑿之日先大王
教予曰戚里相攻國家之憂也俄而金漢耆私覲之
後有又文閣人侍之命至于十一日聖心乃大解苟
非先大王洞燭其欲殺之心出於私憾而殺之則能
服死者之心而解天下後世之惑乎究厥罪狀一則
龜柱二則龜柱嗟彼漢耆性本純慤為其侄所威脅

而陷於指使哀哉蓋鄭履煥疏批中上段辭意又莫
之售則龜柱又呈壬辰之疏御極之初履煥之疏又
出彼奉朝賀之罪何患無之而又提此不忍聞之說
乎今日北面於予者復提此一字半句是先王之逆
臣先親之逆臣寡人之逆臣也至若追榮之說詳於
廷說不必更論此備忘謄布朝紙○命御宰以上色
目少論人入侍諭以祛黨之意仍下綸音曰嗚呼先
大王五十年蕩平之治化隆且摯也而噫彼所謂少
論者其果一乃心志無少欺蔽者耶懷尼之戰事係
斯文不必推上朝廷而至於辛壬義理乃是忠逆之

關人心各異歧議不一乙亥以後數十年尚復沸騰
為朝廷痼弊莫之救藥肆予登極以後新逆輩出不
暇及他故廷臣之言曰辛壬已屬先天雖不擺脫色
目有何論議云而自先朝倦勤之時何嘗不以老少
論為欄柵哉養厚所以歛弄一世者此也厚謙所以
藉手肆惡者此也大抵蕩平一事先大王苦心至意
而當時承佐不能仰體惟事彌縫至於一通一望叅
互彼此為調停之計其果成說乎以故行之未久轉
而生弊為戚里權奸濁亂之資蓋忠逆既分是非大
大定之後老論少論均是我臣子而觀其景色殆同

秦越者諸葛亮曰官中府中俱為一體况一天之下
一國之內共尊一人同事一君者乎大抵老論之所
執忠也而世變層生老論近有逆賊何可一直膠守
曰老論皆是忠臣也乎彼夫也少論則皆為逆臣也
乎今則勿論老少論先自各攻其黨之逆而推及他
黨之逆而已近者戚里之害永除世道之憂且紓而
惟此一事實為未了之業焉有忠黨之士以此少色
目分作自好之資不思所以報國之道乎自今予當
於用舍之際不以色目二字先着腦中惟其人是否
用賢捨不肖啓爾大小臣庶勿以二字萌心發口卿

等恟贊與否當先從政注而知之予言不再○命建
奎章閣於昌德宮之北苑倣宋朝龍圖天章之制為
御製尊奉之所置提學直提學直閣待教等官○洪
國榮為守御使○內下尊賢閣日記二編命載明義
錄卷首傳曰成書之道貴在謹嚴且為今日臣子者
姓名一入其中可謂人鬼闕頭况有昭鑑已例除非
干連鞠獄及緊出逆招者並勿錄以示寬嚴得中俾
此一部之書為萬世之闕和

丁酉

副修樸朴天衡疏言尚魯之孫鍾烈出入城闈宜寃

配且聞其姻親諸家既聞官離婚自追律遽收之後
依舊率置至有吾家慶等語發之公座者請嚴加處
分記注之任雖尋常筵話固當謹書而注書朴宗集
當憐漢凶言之日上下酬酢惟意刑去必欲掩護宜
施屏喬洪良浩趙宗鉉皆以凶逆腹心偃處京第爵
秩自如亦宜嚴處比尚魯弔之讐也其孫事依施朴
宗集事依施洪良浩趙宗鉉何足波誅朴金鍾烈泗川
朴宗集實城
○都丞旨洪國榮疏畧向來之事尚忍言哉禍煽宮
省變起戚畹我英宗以止慈之情重以日月之明奸
賊莫售凶徒自敗亦惟我王大妃殿以姪姒之德念

宗社之重撫愛我殿下保護我殿下集慶湯膳之際
未嘗跬步暫離永善醞釀之時必於辭氣先察逆折
奸萌丕贊大策此則大臣公卿之所不知朝廷八方
之所不聞惟殿下涕淚而下教於臣小臣掩仰而承
聆者也慈覆之恩莫大之德可與英宗大王匹美於
萬世有辭於天下方今諸逆就戮大義既明是書也
卽金石不刊之文也臣奔走夙夜之役未預編書之
末編成之後取而見之賤臣姓名居半於其中愧然
為保護之人噫當殿下孤危之日苟有秉彜者孰不
沫血切齒不與賊共生而特以臣因緣幸會跡忝僚

屬有人所不知而知之者有人所不聞而聞之者而已何有尺寸之切補益於宗社之危也早夜焦心拚死衛君臣不如鄭民始也樹立倫綱只知有國家臣不如徐命善也局役已訖刊布在即臣之蘊抱不陳於今日而更待何時耶嗚呼王大妃殿聖德如彼其盛而未遑闡揚之道者蓋殿下有所待而是書之編劄箋之間安可無一語揄揚乎伏願將臣疏本下諭纂輯諸臣思所以發揮於編首以光聖孝仍刪臣名之太過者以嚴書法批東朝保佑之德予豈無表揚之心而仰體撫謙未及一諭於朝廷矣卿之歸美之忱

揄揚之誠益感予衷當今纂輯之臣謹書編至若疏中辭莫是豈卿可以讓人而予可以私於卿者噫非卿曷予有今日褒卿之切美卿之忠自是一世之公議卿何辭為○待教林錫誥檢閱金勉柱聯疏畧今日選中實錄事下詢之際兵判蔡濟蔡越席仰對以史官之時政記無足可觀云史體嚴重肆然非作云云批兵判失言决非有意爾等只可自勉○兵判蔡濟恭疏畧莫慎者選體莫嚴者史法而臣不能慎嚴致有內翰之非斥誠如其言臣固受而為罪而年少簪筆之臣能舉其職臣方為聖朝賀何敢較挈云云

林錫詰等又為對疏濟恭外若引咎內實嘲侮噫傳
說秘史眩惑羣聽此是自家本來伎倆莫重史錄之
尋常傳說其罪當戮氣雖豪健語雖玲瓏豈可以史
筆之秘橫加非議云云○傳曰翰林之初疏不害為
少年銳氣故畧其過而賜批矣再疏張皇噴薄其無
嚴畏實有倍於兵判對卞之章兵判伊日之奏實為
不審之失然對卞實無劄着翰林之語而曰史錄之
私傳其罪當戮史官自史官堂陞自堂陞英先劄職
後禁推○領府事李激劄畧臣於日昨御營廳褒貶
時有一校之方帶新營監官而漫不去來者故欲施

警責則大將具善復大聲叱喝舉措駭妄國體所在
善復不可無罪云云批御將事恠矣御將具善復今
姑逆差○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昨日御將事
可謂不忝宿將家聲開營整隊兀紀律大將主之都
提調管轄而已如或不合紀律則其可不推不受君
命之義而不可執難乎大臣之劄不但欠於反省再
昨事何故始聞於今日耶御營都提調李激罷職○
領府事李激收叙後陳劄傳曰領府事劄本盛氣費
辭凜乎其有大臣之體予不勝矍然大臣劄中啓武
臣陵轅之習者語固然矣予則曰大臣陵轅之習亦

從此啓矣予只論其本事是非未及思大臣之尊重矣
御營大將具善復罷職以安大臣之心○傳曰有所
忿懣則不得其正每當注措之際予未嘗忘此意日
昨李激事竊附忘怒觀理之義今則已過二三晝夜
矣於是乎予之所慮者熟所究者細蓋將見君綱下
墜臣分上陵之患昨日之教非出於忿懣也往古今
來豈有彼罪之臣甄叙之後托以辭劄敢陳朝侮之
說有若被人譏斥對卞反詈之習者乎昨日大臣咸
曰彼大臣性欠詳察密之致云而予則曰欠詳密之
人怵畏之心固倍他人往在肅朝大臣被譴者何限

而未聞以一言半辭或欠於嚴畏者今李激有何無
於古之分義而作此舉哉卽是主威未立而然也予
之所深憂者豈在李激而已哉為人君而不得罪一
大臣使君綱委靡國勢不振甚可慮也李激如此則
繼此設有跋扈之大臣犯分凌上其將倪首聽命莫
敢誰何乎予之思抑已深矣到今君綱為重大臣為
輕予不可復為柔懦使四百年君綱從予而壞矣領
府事李激中道付處長洲○大學李微之跡實錄撰
次有閔辛壬私義不可冒當批特為違差○二十八
日夜命都承旨洪國榮入侍上曰夜適無寐坐尊賢

閣後退廳上忽自寶章門東北角月廊上有人跡聲
或起或止自東而南漸近於所御屋上又有翻瓦剝
啄之聲繼以亂投沙礫其聲漸大良久不絕予始疑
以盜賊呼司謁輩促令舉火其聲即止仍使照火遍
搜屋上果有散沙踏瓦之痕又有數十錢散棄此必
是人跡世豈有如許變化惟國榮請以標信亟調延和
門宿衛士及三營戍更卒守滿宮垣內外仍令遍索
禁中從之至曉鼓乃止○八月初六日遼御昌德宮
○正言俞岳柱劾畧請泰淵鞠問纘海荐棘典姓直
長金寧為啓能腹心瓜牙諫啓之發專人飛報公

肆稱寃宜施屏裔其父相戊亂附啓能屢典州郡專
肆貪虐垂老倖科痲習益長其子凶悖無非家庭之
所習熟亦願削板放逐田里批奏淵纘海事其請是
矣金寧金相戊事依施○景秋門守鋪軍金春得金
世徵捕納宮墻踰越人田興文令捕廳究覈賞春得
等○鞫田興文供洪述海相範陰養死士謀欲為逆
扈衛軍官姜龍輝驍勇相範深相結納以臣有脅力
龍輝與錢千五百又以女奴妻之妾與同事臣果諾
之嘗與龍輝至相範所居洪大燬之家約以潛入時
龍輝手鐵鞭臣手利劍入闕後逢人輒殺相範踞其

後觀爰接應七月二十八日龍輝與臣同入關中招
別監姜繼昌內人月惠附耳語良久日暮時同登屋
上至尊賢閣撤瓦掬沙作魍魎狀以眩人聽將售不
道忽聞關中鼎沸跳下屋簷伏漏勺後天明由興元
門出走龍輝從水門桶逸去相範等亦皆散去及還
御謀欲再舉為鋪軍所捕以大達正法○鞫姜龍輝
結案正法○鞫姜繼昌供其日臣方直宿差備興文
挾釧至呼臣問大殿差備臣曰知之何為興文曰欲
登尊賢閣上也臣曰登之何為興文曰大事也後當
知之臣曰事已至此當與汝同之仍指示顯謨門內

差備矣問汝叔龍輝常時往來何處供臣叔往來於
園洞申政永家社洞金政永家及方洞崔生負家永
城尉家矣興文自言院洞洪姓人使渠作此而月惠
與高尚官知其謀云矣○鞫內人月惠秀爰福水滢
脫秀爰減死定配興海福水遣配金海○鞫內人福
海德運五德連伊各海島為婢○鞫洪相範遲晚以
大達正法○命宦城扈衛傳曰蔡濟恭為昌慶宮大
將即為馳進結陣於孝明殿前路○傳曰慶熙宮既
奉泰寧延福殿宜有守護之人別雲釧金魯鎮兵參
除授即為馳進禁離人飭巡檢○傳曰此時此人豈

可置之外藩京畿監司金鍾秀特擢兵判○鞫洪大
燮不服傳曰罪人大燮為興文之主人又為相範之
親屬以渠家作陰謀之所興文龍輝挾亡之日軍官
十五人作隊犯關之說出於謀議之席渠豈不預聞
今番獄情最難決者大燮也然設或聞之與紹介與
同謀有間以叅聞不同謀姑從疑輕之典絕島安置
大韓○鞫洪信海信海供相範自全州上京府於臣
家有崔世福朴海根者相範之婢夫而自述海謫所
來會謀議欲募刺客先害都承旨也以知情結案正
法○府啓大憲鄭昌順
執義任觀周申光緝渠家負犯固不可使

之偃息在家而以昨日罪人之招觀之網繆凶逞之
狀昭不可掩別軍職李弘達親密於構賊之狀屢發
捕廳之招請並鞫問允之○鞫申光緝李弘達傳曰
申光緝以乃父之子乃兄之弟出於達招臺啓又發
故雖已拿問渠供中諸賊皆以渠僅具人形云者亦
非虛語置之不足責之科李弘達雖允臺啓此等孤
雖不足親問並放逐本鄉○鞫金壽大供臣其巫女
占房之夫金興祚結為義四寸每事相議今年二月
臣往興祚家占房曰洪述海家要我占其放還故占
之其占頗吉若有人從中周旋則當有妙理矣洪家

先送錢四十兩圖所以交結掖屬事成則當以四百兩銀子厚報云君有掖屬蹊迕否仍以四十兩錢與臣臣及興祚折半取之占房曰周旋宮禁之道必以腹心長處闕內然後事可濟矣述海婢夫崔世福常有為述海一死之心若以為排設房庫直好矣臣曰吾四寸金卜尚方為別監其妹為宮女此事易與耳其後見卜尚相議則卜尚曰囑義烈宮差知則可得也蓋排設房庫直出入差備至近之地而世福驍勇有劔術故將欲謀害都承旨以及不敢言之地也五月占房生時述海妻頻以諂札抵占房多是咀呪事

也以知情結案正法○鞫金興祚供臣與妻占房親密述海家述海妻使其婢甘丁來見臣妻以其夫被謫必欲甘心於都承旨寫符埋其出入處又以朱砂畫二像編矢其上指都承旨一指不敢言之地也以知情結案正法○鞫甘丁供述海赴謫時以符呪之物藏于退枕而其後臣受述海妻指揮與占房同出水踰店作咀呪祈禱之事結案正法○鞫孝任述妻供昨午以後果有怨國之心與子相範百計伺隙與占房作咀呪事又募得興文龍輝欲為懷刃犯上以大違結案正法○鞫洪璠海供相簡伏法後相範

相吉等常懷怨懟必欲報讐云相範婢甘丁相吉婢
宗禮交通掖屬李奇同挾宮人乘夜入寢室臣聞其
謀未及上告甘丁輩亦往來於趙貞詰云矣傳曰罪
人漸海以知情不告逢脫與大爽同施贖蕩似不至
大段失刑絕島減死安置○傳曰予之受困於趙
榮順多矣也五年間以興恩副尉作挈之事榮順隱
然歸之於不敢言地之捕治掖隸至有某年復出之
說今此貞詰之名出於賊招渠又趾海之婿也與其
兄元詰斯速發捕○命官城扈衛撤罷○鞠洪相吉
汝輩謀害國家將欲何為供三王孫有令望欲推戴

也洪啓能首為此謀三四月間啓能列其子侄履海
信海謂臣曰今上多失德不可無推戴之舉若癸亥
反正事也聞弘燮李澤遂知其謀推戴節次如太甲
故事聞弘燮洪樂任可為將任李澤遂可為藩任武
弁如具翼遠可為閫任此等人位高可以成事樂任
則今雖不用久當自執兵權亦有習操時舉事之便
且啓能以為反正之謀可以十年經營云以大道結
案正法○判府事徐命膺疏畧臣龐侗謬戾有目無
瞳使次子澄修作隣凶賊往來閩字幾陷閩測之科
臣家本與啓能風馬牛不相及甲申年間臣偶卜郊

居於新村家近之故時或相見臣則從宦未暇訓子
以塾師之例俾問句讀初未嘗執贄請業而特目問
字日久人皆以為相親目之自五六年來見其所為
多有不平書尺尋訪一劫斷置臣子既已問字苟不
得可斥之大故則輕易斷絕亦恐取怨向臣待罪闕
西得見論斥能賊之啓臣即裁書臣子引鄭蘊之絕
鄭仁弘閔鼎重之絕鑄使之嚴辭告絕賣家移居書
未及達先已暫見能賊於茲配之際到今追思心骨
俱寒云云批辨奸之難自古已然我朝惟李厚源一
人能之無恠乎御之不能早辨况有鄭閔兩名臣事

雖卿子何干之有右相又於鞫坐引此事故有所慰
諭矣

戊戌

傳曰嗣位而上辨於東朝俟附廟彙進丹寶禮也予
寡昧纘承大位奉慈殿為王大妃有司議尊辨如左
禮嗚呼居諸迅駛衽禮在不遠將進丹寶於東朝禮
隆顯辨情著報本欣感交集獨於慈宮不得上一字
之辨則以情以禮得無不安而虛徐者乎噫予之秉
執大義抑今臣僚之所已知予不更詰而予意以為
禮或近於貶尊事或涉於歷尊而強欲崇奉則非台

所謂崇奉也不以不當崇奉之禮崇奉乃吾所謂崇奉也至於茲事既無貳尊之嫌允協揚名之義且求之前事有可據者稽諸本朝有可述者前史后妃之進弔尚屬彝典而雖以皇子公主俱有錫弔之規也本朝東朝之上弔猶係常事而雖於順康昭寧亦有加弔之禮焉况在先朝錫弔於真廟未及追崇之前者乎慈殿上弔時慈宮進弔當否詢之大臣度及九卿三司僉議偕同可令儀曹知悉舉行○吏判金鍾秀疏畧伏聞靖嬪暎嬪封園將依先朝下教舉行夫宮園之禮是先大王定制而大王私親外他不與焉

此大聖人深遠之慮也靖嬪封園固是應行之典而至於暎嬪封園似違定制當初定制垂之萬世末年下教出於一時恪遵萬世之定制不敢以一時下教有所濶狹乃所以承先朝本意也先殿下達孝也批所陳典禮之大者方今難議在庭矣○二月傳曰扈衛廳革罷節目尚未啓下大抵自登極之初已有革罷之意而適因龍輝事出大臣以革罷為言彼千餘軍卒其亦吾民不可以一凶賊而致疑於三廳雖或移屬他營不過為附庸渠輩豈不落莫朝廷之命今得宜則淄青將士可以投戈四方之民心辭弛則舟

中諸人皆為敵國何規規於一扈衛廳哉革罷節目
置之以右相為扈衛大將此後雖大臣非勲戚勿與
此非擬望之職非大臣將臣中為之亦為定式○謁
永祐園傳曰孤露不死來謁象設穹壤岡極禳罪雖
闕宗社今日行禮渠則不在悲愴交中無以為懷其
妻島配者特為放釋以奉其祀○四學生金德行等
疏請以尹志述配享四賢祠命疏儒入侍上曰四賢
祠皆以太學生殉節者故所以享於太學也至於尹
志述則先朝時贈職與配享雖出盛德事諸臣皆以
為過當故享則還黜到今不可輕議且此人論以士

氣則猶有可觀而若論義理則殊未知穩當也賜例
批○傳曰此莫重莫大之事果無取舍之嫌乎卿等
深加忠之大臣請對命故領相金昌集配享當否叢
議或有以未及逮事難之者及書入改圈別單崔奎
瑞見拔傳曰何必拔之就初別單更圈以入○賓廳
會圈英宗大王廟庭配享十點金昌集○謚望吏判
金文起忠毅吏判李昌壽文獻吏判金尚星文憲全
思君整孝僖思信君禎昭愍統制使金禮直毅憲○
孝廟追配享一臣英廟配享五臣教書畧粵昔寧陵
之御極政勤商巖之求賢時則有若文正公宋時烈

傑然以王佐之才出以為聖代之瑞壁立氣像蓋是
鄒孟後一人海涵胸懷悉遵朱夫子成法天地撐柱
之義理一部麟經名臣灑落之遭逢千載魚水云云
念我先朝五十載神化實賴當時一二臣同心忠獻
公金昌集以安危可仗之材有生死不渝之志傳家
素節炳大義於泰山鴻毛為國危煨宸章於丹心白
髮力贊辛丑大策劄陳丁酉故規漢四皓之調護儲
位何論逮事之未及宋韓琦之翊戴英宗固知侑享
之莫先云云文忠公崔奎瑞風儀則鸞鶴之時識慮
則蒼龜之靈野渡孤舟蔚如冠樞密之宿望急流勇

退超然錢叅政之高風逮戊申劇賊之圖凶賴當日
元老之告急云云文忠公閔鎮遠妥是珪璋金玉材
則柱石棟樑前後苦心只是卞君誣一節平生藉手
惟在明忠逆大闕公私休戚之與同王室肺腑進退
憂樂之無間廊廟江湖云云文忠公趙文命黼黻繡
綸之才醜賊調劑之手活國素志范文正之願為良
醫匡時至誠呂汲公之獨無私黨云云忠靖公金在
魯其心則諛慎清素其才則通鍊聰明初聯黨籍於
於熙豐士類恃為輕重終作完人於元祐明主托以
腹心居輔相餘數十年望蔚朝野蓋功業難一二計

澤在生民云云茲當躋附之盛儀俱合升配之彝典
知製教南○宗英大王貞聖王后真宗大王孝純王
鶴間製后祔廟頒教文大提學李○上王大妃殿尊號莊僖
惠慶宮尊號孝康○五月王大妃殿以諺書下教于
大臣曰嗚呼四百年宗社之托惟在上一身而春
秋幾近三十蠡斯之慶尚今晚晚先大王以此晝夜
憂念卽平日所仰觀者惟俟諒闇之後庶幾副期望
之心不幸中宮殿有疾至於嗣續今無可望未以人
與惠慶宮之意專在廣求儲嗣而闕內宮人豈曰不
多主上之意至於微賤處不欲其有然則卽今道理

倣古人之義理遵我朝之故事揀擇士族中幽間處
子置諸嬪御續三宗血脉之道惟在於此卿等以為
如何嗚呼未亡人無以報先王之德澤無以答主上
之誠孝欲以此一事為國家億萬世根本卿等諒之
○傳曰慈教既甚懇至大臣禮堂亦有所奏當奉承
慈教矣禁婚一節依例舉行年紀依慈教自十六歲
至十三歲處子禁婚○大諫金履素疏論洪樂任事
請不言臺臣嚴處捌批○行朝叅領下綸音畧寡人
承列朝丕緒夙夜寅畏如履淵冰者三年于茲我先
大王祔制已訖儀文卽告以袞冕鍾鼓祗謁太廟受

群臣賀斯禮也先王之禮也惟予小子踐先王之位
莅先王之民敢不以先王之心為心先王之政為政
克追我先王之志事乎當茲訪落之初誕告大庭目
凡有四曰民產也曰人材也曰戎政也曰財用也經
曰凡厥正人既畱方穀制民產必自經界始上古井
田之法尚矣惟名田一事最為近古而秦漢以來未
嘗行之我東壤地褊小山谿居多井界難設而豪右
吞并自祖宗盛際均田量田之議格而不行噫民食
惟在稼穡而人不能各有其田雖欲致力得乎以言
乎川澤之利則濱海之地數畧不入非欲以時也乃

民力竭而國稅重也且東南之產多歸遼渤者地理
有所變遷而然歟樵採之業則昔之翁鬱者今為濯
濯是知非官房之橫占即衙門之攘奪也彼滌釜而
待火者艱辛冰雪之中所得亦幾何哉以言乎紡績
之工則十指所出盡歸縣官以言乎盞瓶之財則百
畝所遺不及寡婦噫按道守土之臣不能盡已之責
徒以貪墨之吏舞文而射利簽及乳臭徵被枯骨若
其武斷鄉里殘虐愚民殆有甚於江東之三害凡厥
弊端難以毛舉以備例之事言之司設常平倉置濟
民使名討捕秋熟而頒分等之式冬盡而下停捧之

令又歲歛移粟遇慶蠲租者所以備水旱也警盜賊也救民食也共民樂也此皆小惠也安有制民產之可言乎欲懋本也豈無其道也故曰雖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民必有所濟不其然歟經曰藹藹王多吉士成人材必自教育始太上賓興其次鄉舉里選降及隋唐專尚科制至于我東聖神繼承儒賢輩出時則有廊廟之材有干城之材有方岳之才以至百執事而皆任其材人材之興於斯為感噫作成之方惟養與教而不能養有素教有方以言乎考試則朝廷每類考官考官輒欺士子上下之不孚如此尚何搜

羅英俊為國需用乎賢闕未聞通經之譽庠試徒致尚文之歸至于武科也醫科也譯科也陰陽律曆之科弊則皆然以言于銓選則鑑別不明僥倖大開清顯之啣昉於何代而卿相之謀進有階地閣之用大是無義而寒畯之致身無路教選之方若是乖宜雖欲致治不亦難乎以備例事言之循資所以防濫也甄叙所以疏滯也廣節之廢及其子孫貪墨之懲至於沒遠政府舉方伯之才藩臣薦遺逸之士斯皆末節也安有成人材之可言歟欲懋本豈無其道也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不其然歟經曰重門擊柝以

待暴客詰戎政必自制置始成周之法籍於司徒屬
於司馬兵以寓農者漢之南北軍唐之十六衛宋之
東西班皇明之十二衛互有長短而兵農分焉我東
文治立國武畧亦備府兵而為三軍三軍而為五衛
內置摠管外設鎮管各有統領兵民為一亦倣周初
之法也龍蛇以後始有訓局自是分軍之制作而五
衛遂廢重以募兵設營分部設局或補兵使或補大
將措置繁亂沿革無常其他闕外節度之法淆雜而
無紀以言乎制勝之畧則將無席桓之威卒有烏合
之慮三軍分屬於五營五營各專其一軍不幾近於

家兵之弊多門之患歟以言乎鍊習之方則韜畧孫
吳之書束之高閣塲操水操之式便同兒戲蓋戚法
出而古制壞矣以言乎軍籍則閑丁日縮以言乎馬
政則牧蓄不審以言乎養兵之道則布餉設保之弊
至於加歛萬有一邊塵有警羽檄旁午雖使古之名
將不可展其謀畧也審矣以備例事言之日省月試
所以講習也厚賞薄罰所以激勵也踐更所以均勞
逸也搞士所以同甘苦也營各有帥大臣領之文士
佐之大小營鎮互置文武各相維制斯其大畧而安
有詰戎政之可言乎故曰君子有不戰戰必勝不其

然歟經曰量入為出裕財用必自蓄積始夏有貢殷
有助周有徹漢有三十之稅唐有租庸之法代各異
制是皆益下之政至于我東任土辦壞厥等有三錯
貢於賦貢賦為均此所以國有常儲人樂其業者也
挽近以來經用漸廣公私俱困歛財之方耗財之道
殆難勝計以乎言帑儲一歲之入不能當一歲之出
冗官冗兵之食十居七八各設官府分摠錢穀版曹
不得專出入之數患局無以管大小之供以言乎倉
廩則平糶制非不美散飲卒當法弊為貪內而京司
外而列邑不正之目無稽之名不知其幾民反受厲

吏曰為奸如是而雖日誅逋吏日督窮民其何益乎
以言乎征權則漁艇有丈尺之稅鹽盆定大小之徵
銅鉄銀鉛皆有其歛以至民結身布無不征之利無
不權之事此由減布充代之故也是以先王有言曰
均役一事未知允合於人情當觀幹事臣子孫之興
替以驗其善不善也大哉聖人之言也以備例事言
之月以會計歲以勘簿所以防尾閭也罷宮稅減貢
名所以懋節省也斯皆細務也安有裕財用之可言
乎欲懋本豈無其道也故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衆食
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財恒足矣不其然歟大

抵摠而言之目今之弊不一而足譬如大病之人真
元虛矣血脉闕矣癭瘤出矣紀綱紊亂堂陛不尊也
言路杜塞鯁直無聞也亂逞層生義理益晦也何莫
非危厲之症而今日所以特舉四目者誠以邦本不
可不固也固本在民養民在食食足則可教既教矣
又必警衛之助益之此保邦之大本也嗚呼試看今
日之國事以為更張可乎大厦非一木可支百川非
一葦可抗三代之制雖難遽復小康之治亦無其期
言念到此寡人之心良云憾矣噫王言宜簡而如是
諄複者欲道其詳語不得不煩也其所以講究先王

之大道修復先王之舊章毋負我先王付畀之重者
深有望於共理財成之臣咨甫在廷臣僚不以寡人
之教為空言視國如家思有實效之道焉○揀擇前
教官洪樂春女子佐郎金在鎮女子正郎沈豐之女
子禁婚○傳曰國婚欲為擇定於戶議洪樂春女子
大臣之意何如大臣禮堂啓曰伏承聖教允協臣民
之望云云○二十四日行丹嬪禮宮辨淑昌爵弗元
嬪

己亥

三年正月正言李殷模疏論右相鄭弘淳受人厚餽

烟茶至於現提法曹請行懲貪之典弘淳陳劄自引
殷模引避略烟茶雖係微物斤數至於二百適然之
現提如此則安知其他物之補是者又幾何耶當初
苟囑法司叱退塵人拔去現提之物可見其惟貨是
視不有國法而猶是簞簋不歸者之例態臣言雖不
足畏職乃臺閣彼相雖不自重位是具瞻固當迸出
脊命引罪首實而恬不知愧悍然不動晚乃強投一
疏全無自訟之意滿帶不平之氣自為之事諉以不
知其誰欺乎此大臣之貪財好貨通國所知如畿郡
全境之田巔邑逐年之木不一而足云云○傳曰立

殿陛之間與宰相相可否即臺臣也是以語及乘輿
天子猶不動色者以其言之是也職之重也如有非
情之言肆憤之說未嘗以臺閣而不之罪焉近因臺
臣之論相臣事予有慨然于中者噫大臣摠百僚等
威截然苟非大罪過不敢容易侵斥非所以為大臣
也尊朝廷也臺臣初以微細事直請懲貪且避辭專
事噴薄徒右論大臣者何限而未有若是其澎湃抄
逼者此不嚴處堂陛之壞未必無由於此正言李殷
模削職○大憲具載純疏論諫啓措語之失且言左
相處義之乖批諫啓殊欠相敬之風云者誠如卿言

大臣處義曰以草草固未知其然也○右相鄭弘淳以情勢難強許副○戶叅宋德相為備局堂上○湖西御史朴祐源復命後刑叅尹東暹啓言結城居李環韓浚良洪州居進士金默行林川居俞纘柱等或為量賊之親查或為量賊之功姻或借助奴馮於亡命之時或率置其女於凶逆伏法之後或以其祖年譜托於量賊修潤而自製跋文桶字桶弼且於李基敬之欲移居湖中也要件西道主人扶餘縣在囚罪人金奎五與量賊結為死友無非極惡大罪竊啓論列極為嚴正並宜嚴刑島配上曰依為之○傳曰既

入弘錄且其文學合置經帷而以首相之子見漏堂園副司直金宇鎮副修撰除授○四月戶叅宋德相入城○大憲徐有慶啓請辛壬冤死宮人墨世存恤有鏡檀等語前正言沈璞擊鼓鳴冤傳曰先朝於乃祖昭晰無餘到今別無可以申暴者○大憲徐有慶疏零噫沈檀之醜正戕賢自是天生伎倆當鑄鞞搆誣先正之日為其鷹犬告廟按律之論無不叅涉辛田賊鏡疏出朝著撰面而檀與鏡賊首被天官之除及其初政汲引已已凶孽不無渠輩之刺議則賊鏡貽書聖時以為若擊去吏判則吾輩角巾東歸云然

則其臆肚之相連可驗也其後判禁之擢京兆之除
皆在鏡獨政之時終至粧出賊帑大起誣獄名出白
望之招又出鄭宇寬之供而諉以亂言按獄自如尚
儉事出之後首發不必鞫問斯速正刑之論蓋尚儉
寧邊時車來而卵育於益昌者也因緣屬籍於內侍
日夜網繆內外和應皆尚儉之作備而主謀則鏡等
也惟恐囚罔之綻露只務滅口之陰詐而檀為吏判
鏡為吏叅商為訓將徵為平兵之說皆出於其時白
望鄭宇寬之招其附鹿賊鏡主張誣獄之跡節節呈
露則鏡檀二字即自來茶飯之言而今沈璞以其祖

之被斥於羣凶為自明之資大抵辛壬凶黨始藉鏡
檀以成前茅之功及其得志之後恐其引進千邊始
為排擯之計鏡則終始護法於檀不欲使舍鏡亦被
渠黨之相攻云云批卿是禍家餘生無恠其如此而
先朝於沈檀前後昭晰果何如而卿以後生不甚商
量為此噴薄其孫之鳴冤烏可已乎○大諫金文溥
疏畧目今首惡之未伏法者鄭妻龜柱二賊也二賊
之罪贍章刊錄之所已悉愚嬖孺子之所共言一言
蔽曰國家之賊君父之讐曷嘗有君離國賊屠刻容
貸於覆載之間者哉只以其慮後患之道言之鄭妻

天生妖物必無卧席自斃之理頑命不絕何計不生
至於龜柱梁其之罪不誅於帶劍之日王莽之勢復
張於塞門之後如此之類不即滅絕必復蓄毒逞凶
豈不凜然骨寒云云批爾言雖甚勤渠靳允非無所
據○敵納李杵疏論前縣監李基正家在全州與其
兄基敬嘯聚無賴範格執捕之時縱子往護其家宜
施邊配批依施渭原○有掛書之愛跟捕書中人姓
名鞠鄭標李長渝鄭益和李元幹等並不服且言與
樂林君家有嫌屢加拷訊不得端緒自捕廳調得李
鎮厚李鎮寬李惟吉等鞠之果樂林君家子任所為

也鎮厚惟吉刑斃標長渝曰放元幹益和散配鄭益和固
城李元○院啓今番投書之愛窮凶情節畢露無餘
幹鍾城放逐罪人地以鎮厚之父其敢曰在家不知請拿鞠
應坐友屬絕島散配不允尋因堂劄李鎮厚李惟吉
友屬散配遠地○院啓大諫金申大年為人陰邪處
身傾巧自在韋布縱橫時流附勢趨利為人指目至
以隣賊為功姻養厚為死友請屏裔缺之從光鉅隱
息城闈自同無故請遠配批申大年事不允沈鉅事
依啓明川○五月掌令李奎緝避畧年前都憲李桂
疏出而擊臣以露出詭僻之圭角全無和吉之氣像

為言當是時也臣為厚殮載車之鬼朝夕竒禍臣固
自分未減之亦真是程夫子所謂故人情厚者未論
言者之如何只此一步便是債敗之地云云○初七
日元嬪喪逝傳日今日事係國家興亡戶叅內外若
不能及則宿衛大將將何以處之予將何依闕門至
近處揮給一茅以為徃來省覲之地○以守墓宗臣
望單子傳曰與大喪差有間焉宗班皆是行高者恩
彥君似當為之既經元陵守陵其子雖未滿封爵之
年猶可勝冠守墓官啓下令政官爵弭擬入○完豐
君濬後改封爵○元嬪謚仁淑園弭仁明○傳曰元

嬪冠禮之時宜乎陞資而體謙挹之意未果擬俟螽
斯之慶而今為已矣况今墓道碑誌之文嬪之父母
顯官當載錄戶叅洪樂春為知中樞○都承旨洪國
榮疏畧臣福薄而位驟門寒而地隆人猜鬼忌之禍
不于臣身而丁于我仁淑元嬪聖上震悼國家大計
茫然今而後聖上之昔之孤危愈復孤危如臣父母
之些少情境不敢上煩噫宿衛一步即臣生死之地
豈敢以私商量計較哉然臣之銀培長席今已四春
秋說者或以為臣非此任無以管關務而臣之宿衛
之任乃聖上倣古創今之制身居近密與論國事固

自如也說者又以為臣非藥院之任無以承起居之節而今臣不過戚畹一臣尋常燕覲固自如也至如嘗膳之責有提調臣具乞鈺晝夜靡懈竭誠孜孜臣於是亦無所事矣亟解臣卻承旨之任批覽卿悲苦之辭予何忍多詰本職今姑許解大臣聯劄請還狀批知申本職有無似無關於衛護予躬之道且宿衛大將既滄泣而陳之予亦滄泣而姑許若有一分踈虞之端則予雖不恤予躬豈不念宗社而有此批乎○九月以宋德相為史判德相留疏尋鄉批任卿以激揚之責反為卿歸山之資此何事也卿行想未及

遠須體小子之意即為八城王堂陳劄請留獻納李命勲又疏請敦台德相且勉留金亮行批史判行已有日已無及矣爾言如此方思更致之道工曹叅議事辭病每有告退之意然欲留意勉留也○工議金亮行上疏歸鄉疏畧故相臣朴世采以學問自任著述言議頗為諸賢所與而惟其胸懷不明快論議不明白全不類於聖門相傳之法先正末年深知其將為吾道之害貽書責之至曰發源於驪鑄其闢之也可謂嚴矣及先正之喪為之素帶而為尹極所詰則乃以親知凡例為乞解之語甲戌入朝不引進尹

極而曰尼尹師生間處義不善云而旋又抵書於極
諉以劉共父不薦晦翁之義前後兩面之說不止於
此情跡點昧心口矛盾其於先正大公至正之道何
但薰猶水炭之不相入而特其調停之論為先朝一
二宰臣之所引重不待儒林之議館學之請特躋從
祀之列蓋由於未及照察其本末而然耳願亟下明
旨特黜從祀且如南九萬尹趾完崔錫鼎數敗名義
為後來諸賊之根本而辛壬諸賊之當國追配甫廟
之室此輩庇護國賊釀成辛巳之戩則為甫廟仁顯
之罪人並宜斥黜批朴文純事先朝已有不刊之禁

典甫以草野之踪未及知而發此言歎然則無怪其
言之如是也三相事事在久遠有難容易議到甫可
諒之否○館學生尹靖國等疏請勉留金亮行○卜
相前望洪樂純落點石相洪○行燕射禮○二十六
日次對都承旨洪國榮奏曰今日臣於壬辰年初遇
聖明之日也自此以後殿下於臣甚渥之隆殆千古
所未有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臣之初心款以名義自
任豈意為戚里之臣而事勢所迫戚聯王室而公私
不幸有五月之事矣於是國事民心無所係焉臣百
有患之莫非臣之猶在朝端故上不忍言之下不敢

請之緣臣一身使國計至此今日即臣永訣聖明之日也將納符出去矣而臣於一出禁門之後若復有意於世而求見朝紙台接人客則此即忘國家也臣七年當國朝廷名今多出臣手而別無貪濁欺瞞之事天理循環豈有一直如此之理乎仍手解密符奉置香案而退出上曰予與知申君臣之間實非泛然而今日即壬辰相逢之日也自此至今致使知申謀身者蓋由於此也然若使善其晚節則豈不為君臣間美事耶大臣等曰知申此舉出於意外臣等不知為違矣上曰知申常以為以此地處猶諛不退則將

不知稅駕之所云此言誠有理也自今以往可以遊遊於江湖山水之間矣既往雖誤此後之善不善惟在自家之如何從此可作方外之士而歌姬舞女以終其身卿等亦來問往會則亦豈非美事乎予則非不欲頻頻相見而出入頻頻亦為不緊或數月一次相為通信計矣○都承旨洪國榮疏畧臣之是日即出身而逢殿下之日也即告身而辭殿下之日也去就悲歡之際不覺抑塞遲迴咫尺筵席多有未畢之言茲敢冒萬死更陳噫臣之受殿下之恩於古更有倫哉臣自受恩以來夙宵一心惟在毫分報效而要

其歸不過為婦寺之忠休戚之誼而已每以宗祊一念為臣不瞑之恨耿耿在心如不欲生昨年慈教之下畢竟膺選乃在臣家臣竊自念臣即男子身耳無以為殿下為後圖而臣妹既入宮御庶幸其蠢斯蕃衍贊我三殿之喜寬我聖明之憂矣臣福薄臣妹青而大矣臣自厭後心身不安憂恐益甚者蓋以殿下之春秋方盛儲嗣無地殿下之國事惟艱闡治因涯凡今在廷之臣有道理為一以望中壺之誕育元良一以望上念之廣及儲嗣夫何五六月之內上無發落無爭難特以臣處地自別恩寵太優雖以殿下

之聖明或拘於顏面以羣臣之顯祝猶嫌於勢力況此悠悠國不亡幸耳嗚呼臣自先朝知遇事殿下致使天下大計緣臣泮泯天神必殛之臣晝宵登對之際以此仰奏舌既弊矣辭亦渴矣而殿下之違拂臣言者亦以臣身在朝之故耳臣寧為殿下負恩之人不敢為先王得罪之鬼臣安得無今日之舉哉嗚呼臣亦有私情之可言者臣年今三十有二雖為進士及第猶為不晚矣躬叅國政手握兵權未知昔有是否重之以門闈盈盛便一巨族清朝之用人如此私門之受福如此家安得無事國安得不受其憂是以

臣於殿下丙申初十日登極前一夜涕泣陳曰惟光武能成子陵之高臣固不及子陵而卿下何讓于光武乎使臣為江湖一氓志願滿足矣殿下執臣手而亦涕泣曰此時君可去乎差過數三年國事就緒君可去矣臣拜伏受命此言惟左承旨鄭民始聞之耳臣為敢誣也嗚呼從古任國事者何恨豈有如臣者哉凡大小公事肩睫憂樂臣未嘗不知內外巨細聲味辛酸臣未嘗不與豈有桎此重權負此大責而終為無事死於席上者乎臣事殿下以來惟有不欺心三字可幸無事至于今日矣若貪戀不去終致狼貝

臣固不足惜後之論者其不有譏於君臣之際乎此臣所以先武子陵事仰陳於殿下者也然臣無可執之義其亦不誠不謀於家庭不言于卿士辨此違意之事亦豈臣樂為也且於數日未入則俯席而泣出則仰天而吁有如將死之人惜其餘景之狀惟聖明或領會也今日之見臣此舉者皆矍然曰彼夫也忽有此事必是得罪國家而然也彼齷齪者安知臣心哉殿下明聖必有諒察願借臣以三字之啣以卒終始之澤焉都門一出終南便隔臣之取然如見戀乳臨疏嗚咽不知所云批嗚呼前乎千古後乎千古孰

有如吾君臣之遭逢與際會也哉予既無姚姒之明
卿不及稷契之良而顧其際會也遭逢也當千一之
期寄心替之托者雖或方之於古人而其信義庶無
愧矣以是倚毗重而委任專迄今四載于茲嗚呼乙
未至月講席之說丙申三月廬次之奏昨年六月嘉
禮時言已知卿肝膈之懇而予則涕泣而挽之矣獨
於卿今日之請予乃滂泣而許之何斬於前而從於
後也惟予之心卿獨知之惟予之意卿獨諒之予安
忍多誥嗚呼卿之言即予之言若知予勉循卿請之
意須讀卿章則庶可知之嗚呼日前枚卜之及於卿

家又豈泛然底意哉世道之責豈患無人言外之意
卿可默會抑又忠之世之不識吾君臣之際者視今
日之事聞今日之舉必曰云云卿疏亦已及之可謂
一般意思也然在吾君臣之如何而已亦何庸毫髮
之動于其間哉多少具在宣麻日許副卿疏中之請
卿其諒悉嗚呼言之至此不覺臨批於邑也○傳曰
宿衛所撤罷○遣史官諭前宿衛大將洪國榮予胡
忍許卿昨日之請也自外面視之以吾君臣之間卿
之一疏告退予便應口許之殆不近似於人之平日
商量予雖無施信義於人而於卿所以施之者自

以為果不愧忤也有施而勉循於昨日之慙者在予
與卿之際必有別般為卿功已之私勝於為寡躬保
護之事故不得不如是也何恤乎人之不知裡面也
自卿之出矣一榻之外未免虛曠之歎半夜褰衣不
覺彷徨今則卿之職任既卸免矣卿之事務無纏繞
矣卿今為舊日之尚書令舊日之宿衛大將也在卿
雖謂脫洒磊落可也予以予今日之心息予今日之事
果當作何許懷耶言之及此惟覺哽咽也今則去就
更無可言之端又無難安之勢寧不疾入見予以伸
起居之禮魚紆予阻見之懷歟○前宿衛大將洪國

榮書啓不得進身事傳曰今日予當作何許懷耶素
知予布衣交之心雖不得不勉許之四顧茫然猶
非着題語也且念宣麻之前決無入侍之事宜麻之
後必不言國事予有多少未及叅議者今日當駕臨
奉朝賀茅政院知恣因國榮八來○史叅俞彥鎬疏
言知申謝事之語不得製進云云批卿章雖曰云云
予意豈後於卿而有昨日之舉况此麻卿豈辭巽乎
因力辭更令○奉朝賀洪國榮下批政事史叅俞彥
文任換進鎬更議李秉模八牌不進特除李普行史叅奉行○
奉朝賀洪國榮教書教文全提徐命膺藝提○傳曰

昔襄晉公之休退也終經武元衛之亂唐帝特命以
騎士衛其家史稱美事今日從前訓將之苦懇併解
戎務而又無所帶衙門則踈虞可知雖體其諛挹之
衷不欲用唐時故事而宜念備虞之道况於宮家亦
有定軍人把守之事足可傍照其令三軍門輪回巡
察以防盜賊之患○奉朝賀洪國榮宣麻後入侍有
復政厥辟之語又言朴在源近者廢錮徐郁修以言
獲罪請宥叙李普行具善復並加叙用○傳曰首揆
之秉軸于今幾年而何嘗有一日弛憂之頃哉每一
念之為之悶悶又不覺顏辟而背汗蓋以否德嗣位

以來國家多艱虞而然暫許就閒更圖後日或可為
一時使身便心之道領相今姑勉副左相徐命善為
領相右相洪樂純為左相○十月海南縣安置罪人
具庠放送○吏判宋德相疏請留洪國榮仍斥承旨
之不為覆難卿宰之袖手旁觀者持平朴天行請收
宣麻修饌朴祐源又請不言王堂罷職傳曰奉朝賀
雖舉世挽之予豈有反汗之理奉朝賀亦豈有復起
之望而此等人此等語可見公議宜或有嘉尚之道
持平朴天行修換除授○吏議李秉樸疏畧臣於奉
朝賀洪國榮非有慈升之舊而脫托蓬麻之誼四五

年來去就憂樂未或不關於宰臣宰臣之待臣也以
誼而不以利臣之望宰臣也以道而不以勢誠以其
愛君憂國之心可以貫金石達天地也記昔丙申冬
遇宰臣於朝堂適見屏間書古絕句有功成身退之
語故指而問之曰公其有意乎某當角中而訪公矣
宰臣笑而不答臣亦默而識之今宰臣行千古之曠
恭臣乃逐逐名利揚揚顯要以孤宿昔之言則直一
負心人也蓋臣去朝國事靡托此時辭英固知不敢
心有所守義不敢奪亟命逸部勿擬華顯以卒餘生
云云批志固嘉尚義有不可得無近於知顯顯之嫌

乎○史議李秉模移拜承旨甫謝後疏傳曰昨既甫
謝今忽違牌處義極為怪駭飭教至於屢十次之後
乃曰昨日則不知承宣之職為華顯今日知為華顯
不敢膺命云此則所係不但止於王綱之凌夷臣分
之無餘而已何必贊予多少辭教似此罪狀亦何必
盡為臚列所發命牌為先還收○修撰李顯承疏畧
當洪國榮之去朝也凡憂國忠君者孰不驚惶抑塞
欲挽其行而彼李秉模苟有是心何不叩閣力陳乃
於宣麻之日強作八違之狀忽又陳疏於天官復除
之時其商量揣摩坐暗閃忽見者嘔逆及授承宣揚

揚卽出終過一宿又忽違命徙官多年不知承宣為
清顯云者全不成說其欺瞞名父侮弄朝廷若是無
嚴之甚乎蓋此人自來周流北村態色可惡代理以
後自知窘急翻身呈疏請罪養厚今乃要君慢上放
恣無忌陰陽回譎之態有不忍正視為先削去銓堂
國子之望施以屏裔批李秉模事疏中臚列莫非盡
出渠景狀披復屢回不覺爽濶然沆不處分實係正
風俗去諛邪之一大閑揆故有所斟量勘律而然也
甫之請勅誠亦補停仍傳曰李秉模違配驛山○命
行文銜圈點前大提學黃景源疏畧曩者原任大提

學李徽之為臣言曰甫廟丁丑文銜圈點時舉休退
臣朴世堂舉急流勇退之人所以扶世教今奉朝賀
洪國榮豈非急流勇退者乎他日文銜可授者
卽此人也云臣亦心諾今文銜代舉之命及於臣臣
以情勢未詣朝堂茲疏舉云批疏薦寔循文苑故事
然此宰臣之避心無可挽之望悵悵于中實難為懷
也○谷山府使李奎緯縣道疏請留洪國榮且曰二
十八歲隻手擎天指國勢於泰山盤石三十二歲脫
履名利豎高標於平地神仙自有書契以來人臣所
未有之事可謂千古奇男子又言國榮雖許休致宿

衛所不可遽撤此人不可暫離宿衛特令復為入處
更俟二三年後任行其高志云云批疏請出於憂國
防患之意而上之許下之請實由迫不獲已

庚子

四年正月大憲李普行疏畧領相之疏以其兄丁酉
自首之疏謂之開釋無餘處分未下之前遽陳對下
之章有若無故平人尋常自明云云○行朝叅傳曰
從古勲貴之家不顛則沛鮮克有終若稽載籍一轍
相尋大抵人心狃於盈成事變起於驕汰上猜疑而
受薄恩之譏下橫肆而取湛滅之禍可勝歎哉嗚呼

予寡人庸主凡辟也治法政謨安有明快磊落氣象
而全安調劑之意常着胸中自以為庶免古帝王不
保終之歎矣奈之何近者國勢朝象岌岌遑遑不亡
無幾此為故焉惟予任非其人權移于下之致噫予
屏僚視予何如主也予徒為追愆悔尤不思矯革則
殺活威福之柄莫可收拾而家國俱亡苟論今日之
首辜莫非一大臣之罪也作相五朝威勢四張亂我
邦家斃我義理使舉國小大靡然知有大臣不復知
有朝廷噫國家何負於此大臣而大臣之負國胡至
於此極試以一二事言之營為在中或混忠逆之別

耽求無厭全昧人鬼之分愆之所向曾水火之不避
意之所在雖叔侄而不顧粵在乙未冬猶懷其然豈
然之心雖從簞簞之義不欲一一臚列而隱情常在
於矢志背公之流觀於交結汲引可以知之不徒此
也暇其任之謝事以新卜大臣忙忙出甬有若排擯
代立者然固是家庭間變恠乃敢密教腹心廣布鷹
犬侵辱有勲勞之首相並及其兄譖訐之章公車日
積甚矣何其無恥無倫也噫明義錄之書卽一部春
秋而所樹立者又是誰某則強拈已昭晰之事目人
以黨逆隱然以討逆之家歸之於共逆之家執此究

之以大臣平素揣摩亦可知也如以事理推之均是
同休戚之家而我以攘奪之計戕人無罪之兄豈非
反常之事乎况前領相旣以厭光之事被污讖妄知
無奉朝賀又目乃叔之事為人所傷致乎若此不已
則向來南北之風波豈不更作乎且其原書毀其板
火其文而後已論厥負犯可謂深重予欲更事趨趨
持疑則不知宗國稅駕於何地姑從三苗之窟庸寓
兩行之義左議政洪樂純為先削奪門黜○傳曰誰
謂乃父之子有此舉措乎向來領相疏下語雖草草
許多可暴可卞之事置之不屑之科初未嘗抄逼則

堂疏云云何嘗一毫彷彿乎如以大臣不能屢疏伸
卞為說則雖不知大臣本情猶為勤攻之一端今忽
反是令人不滿一哂非不欲嚴繩而此人之柔善予
所稔知况為今之人苟非強梁者願指所向孰敢不
從姑從末勅副提學李義弼罷職○諭領府事徐命
善卿之樹立何如事業何如卿可謂有勲勞於國家
而古有社稷之臣於卿近之矣使卿侍功怙息貪弄
威福則雖有不世之樹立罕比之事業司直之地豈
無勤攻之論而卿則不然予以卿超擢至此位者所
以正國是定民志也卿乃兢畏謙仰何嘗膠挽於世

道參涉於時事耶大抵卿之家與奉朝賀之家所宜
樂則共之憂則共之只知有公不知有私而予使卿
等之家不能寅協保存戈隙相尋至於讎隙已成之
境卿之辭疏中領揆文衡斧斤弓矢之說李普行則
斥以語不擇發予則謂卿之對卞猶有不敢盡言者
近日朝象之淆亂一則由於領揆二則作於文衡回
是而莫大之義將至數滅莫重之倫幾乎壞敗至於
卿先所遭不滿一哂此則具悉於前後辭教矣予則
又以為奉朝賀雖有許多勞勩其叔有何尺能寸效
而兜攬至此乎此是予失政之大者畢竟藉以懲討

漫漶義理豈可以奉朝賀之樹立貸其叔於公法也
已有所勘處至於解卿相職不但俾卿一伸廡隅大
批前車之覆蓋由權太盛位太隆自底顛危終為人
怒鬼猜之所交革而然也此則物理有不得不然者
噫懲羹在彼胡不使卿暫避以為行且用卿之道乎
卿其幡然入城○遣史官傳諭奉朝賀洪國榮予欲
無言欲言則恐涉傷倫不言則反致亂成予安得無
欲無言之歎乎若卿若領府事勲勤何如樹立何如
而明義一書何為而作也書成未幾大義數大防壞
遭罹俱不在別人家早使予善處人兄弟叔侄之

際則平地風波從何而起哉始予陸陸終予庸庸尚
誰否歎聞卿屏處江外仍作長往之計云卿謝事人
也行止固無關於朝廷以予欲見卿之心卿能無戀
結之思乎豈容自外不思所以時承起居之道乎茲
循殊禮布予心曲○奉朝洪國榮書啓臣視仲父猶
父仲視臣如子今臣獲不測之罪於殿下臣不能割
心以明云云例批○三月三司啓大憲徐有慶獻細柳
孟養徐有成洪樂純之地處之盛形勢之張非其自致即乃侄之
故則固當與其侄同心圖報而乃於叔侄之間反生
較訃之心數年之前有大小洪之目已非人理之所

可為近於其怪之謝事遂生專擅之意漸謀攘奪之
計別立門戶廣樹黨與以為國事在吾掌握搢紳入
吾圈套以無嚴無忌之心蓄不奪不厭之欲瀕指氣
使逐去相威福倒置權柄下移噫北村之人乃國家
之讐孰不深惡斥折而抑獨何心不捨宿處李淮尹
弘烈李普溫釁累何如而每箱嗟惜金鍾正洪楨廢
枳已久輒或舉擬收召怨國之徒自為市恩之計至
於領府事即討逆之人而必欲湛滅其家其罪尤當
如何仄聞近日或有為樂純補冤謂殿下抑勤此而
置之國之不亡幸耳請為先付處批無或過中之甚

歎不允○王大妃殿諫教畧百百年宗社之托惟在
主上一身春秋漸成尚未有嗣續之慶未亡人雖未
敢干預朝廷之事而至於廣儲嗣之道所望之心晝
宵懇切予病則奇疾也萬一咎且終至飲恨之境豈
特未凶人之不幸再昨夏之舉措上年五月以後若
一夢為坤殿患候斷望於產育若有一分療治之道
何為而更發此言朝廷不知裏面者或以為疾患豈
不能療治云則是不知言未凶人雖無似何忍於主
上壺內之事如是敬後乎今日臣子之若不以未亡
人之言為虛則唯當知患候之不可療治而存痛迫

之心可也不得已以廣儲嗣三字付諸卿等主上則
猶有持難於更為此舉前後懇勸至今相持卿等須
思宗社有大慶之道焉○大臣請對傳曰敬遵慈教
該曹知悉自十六歲至十八歲處子捧單○吏判金
秀袖劄畧奉朝賀洪國榮本以狠毒之性粗挾狡黠
之才貪天為己恃功自恣操縱予奪自量已出動靜
云為全無臣分眼無君父威振朝凡廟堂謨鈐曹用
舍軍門事務皆把持掌握唯意所欲務令公卿文武
皆出其門下趨付者朝除夕遷晤坦者陷之罪罟遂
使播紳入圈套韎韐皆作私人重以大開賂門八方

財貨輻湊如市一國之不敢言而敢怒今幾年久矣
此在渠猶屬餘事殿下春秋鼎盛未有螽斯之慶舉
國臣民舉懷憂悶小大同情凡係廣儲嗣之道靡不
用極以渠地處殿下所以寵遇倚毗者在古無二苟
有一分人心其所導達將順者宜倍他人昨年五月
以浚羣下願望在改卜名門而渠獨罔念宗國之重
或慮權柄之失對人輒曰此事決不可再舉噫嘻痛
矣此事不可再其於嗣續何及其上見過於君父下
獲罪於公議敢生掉脫之詐忽於乞休之疏盛論此
事至云以渠之在左右聖意難於改卜云是謂殿下

欲為廣儲嗣之道而拘於渠顏面而不為耶若曰牽情而不忍為則是殿下以宗嗣為輕也若曰畏勢而不敢為則是殿下不得自由也苟如其言則渠阻之也渠去而可改卜以無阻之者以鑰遮眼之計真臟綻露稍有知識者可以覩破其奸狀此非特殿下之罪人實宗社之罪人也嗚呼祖宗在天之靈果何負於渠耶臣每見前史君臣之不保終始處未嘗不掩卷嘔嘆假令國榮罪不至於此則聖上之必欲曲保終者甚盛德也而今其罪惡宗闕宗社固非殿下所得以私之也又况殿下曲加愍惻指示全保之道

而渠終因悛則是渠必欲不自保也於殿下何歎為或者以為彼有勲勞於國家殆同明義錄主人一朝罪之恐有傷於明義錄理是大不然夫明義錄闡明代聽義理之書也罪國榮闡明廣儲嗣義理之舉也有功而錄之有罪而罪之事件雖殊其為明義理則一也苟以功高而不罪則是罪遠點亦將以其有功而不罪也天下寧有是耶伏乞勿濩特毅施以流放之典臣與國榮自是素昧丙申秋承召上京謂其有為國之忠而欲共贊一初清明之政徐觀其所為始而疑惑中為駭憤及今的知其忘君負國之罪愚忠

所激畧陳梗槩批噫嘻致令予聞此言御發此言又使奉賀獲此言一則由不穀二則由不穀三則由不穀予欲無言第功慚歎○傳曰斯人而有斯言乎斯人而有斯事乎言非空虛事果信有予豈忍多言以取寡恩之歎惡聲之譏乎大抵是非姑舍予誠不穀之故致有此言致有此事撫躬慚痛寧欲無言噫嘻以雅昔之期待有今日之國言顛沛至於此極一條塵刹之報在於保終始三字苟欲保之使斯人屏跡歛處不失向來和氣奉朝賀洪國榮還歸田里以保予君臣終始○初揀擇傳曰令尹昌胤女子進士尹

美基女子生負鄭桐女子直長鄭杆女子奉事趙儀達女子禁婚○正言尹得孝疏畧洪國榮之罪重臣既發兩司繼之而臣之而愚別有慨恨於既往而憂慮於方來者噫國榮前秋之休致在於眷遇方隆之措紳矜然皆以為行當復用請留之章紛紛日積既許其休退則只使奉其朝請可也逐日晉接恩渥愈摯遂使奸細心腸致有沮遏大訐殿下有以啓之也今日責躬之教雖懇惻切至尚何補哉此臣所以慨歎於既往也前轍之戒在於後車則與國榮同切一體之人今雖未見其驕橫而若又假以權柄則安知

異日復為作福作威如國榮哉此臣所以憂慮於方
來也且三司洪樂純之啓有或為補寬之說固宜拈
出其名明正其罪而引而不發宜令發啓之臣舉其
姓名而罪之云云批上款云云但當受而為過下款
云云爾何出此言人必懷自危矣先事之慮夫孰曰
不可而起疑於黯黯之中成說於黝昧之地誠有無
限世道之憂予則反恐酷權之害在以此不在彼也前
都憲之啓使予迫門諫官以意中姓名無異於覈言
根也○忠監李秉鼎疏畧臣於丙申五月二十一日
以承旨入侍洪國榮亦以左承旨同入臣以左承旨

權勢太重仰奏國榮勃然起伏曰世道之責臣不任
之誰果任之云臣為此言大為吐榮所愠至有以書
往復之事曠疏挽及云云傳曰此不處分不靖之統
俗益不靖矣此藩臣之與彼親劫予所給知居藩上
章曾有是例否七字聲討元非滅親之罪若曰勢盛
而竊歎則何不早絕若曰造奏後愠怒則近胡力薦
况閱記注伊日筵中初無同登之事豈記者之失其
傳也予不欲索言以傷禮使之意公忠監司李秉鼎
施以罷職不叙以為具僚精白之一助○大憲金綬
素疏討國榮且言臣竊有私情之難安於合啓者洪

樂純即臣弟之妻父也在法國無應避之嫌第念一
叅是啓之使與弟嫂相絕人情天理實有所不得不
拘牽者抱此衷曲若不直陳是自阻於天地父母云
云批難強之事予不欲強之依啓○府啓掌令金副
獲軍閔義焯本以隣讎之爪牙武士久爲恒簡之酒
食主人曾叨圻邑至以五百鷄饋遺權門害及村疇
謠登邑人請施屏裔不允○院啓正言柳具允鈺即
具允鈺即一狎邪小人始也風附厚譴丙申以浚托
身國榮之門以貨賄納交則世補策應主人以奴隸
服事則人謂李氏家臣多年監膳鹹淡調和唯吐榮

之口是適而御厨爲次列邑發簡水陸誅求唯國榮之
慾是充允鈺處內局國榮處宿衛朝夕不離坐卧與
共乃兄推胸而痛其亡家特以國榮之故人莫敢誰
何重臣陳劄之後允鈺乃曰吾不負奉朝賀然後乃
可以不負國家矜羞相續於國榮之郊居之舍伴書
不絕於國榮待命之所請遠竄李義翊自是國榮之
血黨也以渠虫蠹無識數三年歷遍華要死生夏樂
必欲與同正月八日處分以後身為憲長擬拾李普
行之論謗傳徐命膺之啓死黨之心迷不知愛唯恐
一字一句之有碍於國榮叔侄稠坐之中至曰吾則

論李普行而已奉朝賀得無怒乎乃於國榮待命也
執手涕泣憂以世道請施屏喬批具允鈺事拂拭推
擠至于今日則又何為而名登此紙乎不從此啓無
以定一世之波瀾依啓李義翔事未了了之致昨冬
指示拔身之道而反為陷身之計渠果了了豈如是
乎決是認東為西認西為東認此為彼認彼為此之
致亟施削版門外黜送○以司諫李命勲上疏傳曰
留中首陳事不欲聞也柳慤事拔擢於沈屈之後不
無一二浮動之端而疏中云云何其播誣之甚也其
人頗有氣力亦有兇局果有可取矣具善渡事肯縈

不過校卒進退營貨輸致二件事而校卒則彼領宿
衛既統五營則雖欲不聽指揮自有節目何哉又若
營貨事本營儲貨槩然自己私用軍需策應或革罷
其庫業已洞悉至於萬兩云云太涉虛無令人不滿
一哂大抵目今君臣上下之交勉者惟是舉措得宜
黜陟適中使人心世道自底鎮安甫在言地乃反背
棄以義規之於傾軋之習不勝駭惋也○司諫李命
勲避畧柳慤言其氣力則使其浮廢之客氣以言其
兇局則不過打破席皮之頭骨則一無足觀百不可
取聖教至謂可取然則作賊之王敦辦事之蔡京猶

可謂之有氣力冠局而不罪耶遂淵玄疏製俗之說
出自渠口至登鞫招小錢撥質之事渠以備堂發閩
灣府貽害小民臣何敢一毫構誣也具善復則前後
趨附無非凶逆一校一卒必用國榮之爪牙每年萬
兩必入於國榮之橐以等背公之類俾領戎權丙枕
之憂當如何云云批為說不必如是噴薄論人又不
必如是喔齷柳蠶事鞫批云云亦可追說小錢席皮
之說是果死罪乎至於具善復事爾之斷斷為說真
所謂欲巧反拙彼將臣與人善競朝夕睚眦上下之
所共知予每謂以將臣曰卿固不善持身某時一番

人必甘於卿云爾予之欲破淫朋去橫邪可質上天
爾雖黜昧為跡予豈以其言為公乎○校理林濟遠
疏畧李秉昂之為洪家私人不但通朝而知聖明臨
照為敢諱也渠當備伏訟愆而反生立幟之計不顧
越俎之嫌乃忽於朝奏日處分之後先論其叔而嘗
試之聞重臣之袖劄則繼論其任而欲脫焉又况渠
疏所云丙申進奏聖聰不得記有記注又無所載又
欲架鑿於既久之後質證於至尊之前即此一事罪
在面慢宜施竄配批誠有唐突荒辭之罪而擬律過
矣以削版捧傳旨○三棟擇傳曰尹昌胤女子定婚

政院知悉○持平李益運疏畧黃昇源多年廢積之餘偏被拂拭之恩固宜保惜身名洗濯其心而乍入試望已招疑謗不烟之燬烟何由生請宜刊改於瀛選銓卽之望尾論具純橫濫之罪批黃昇源事誠有是也貽羞播紳一邇之言有難盡信擬律極涉太重具純事渠以年少武弁以等之弊勢所必至已因他事罷職令該曹姑勿擬於字收○正言沈樂殊疏略洪國榮方其勢成威立之後使一世之稍欲操執者皆為薰染一陰漸通聲氣先怵以禍福復誘以利祿浸淫者沉酣不返怵畏者依違苟容噫國家之所以

維持者唯在士大夫名節而四百年培養之風至國榮之時蕩然無餘地如具允鈺李義翊之無識固不足數也世所謂自補士類者至與具李之輩詡詡共為諂笑之態卽宋煖億是已假托清議求濟私意始附龜柱終入國榮竟至欺父兄而賣士友宜屏之邊裔譬如醫者治病崇於熱通身丹毒先從顛門試針終有消丹反元之效臣以為煖億今日世道為顛門一針云云批爾以今之世為不可謂治亦不可為亂予雖欲鎮服調劑致于治而奈爾等之軋揚決摘必致于亂何哉又以治病取喻而予則曰顛門下

針宜施壯年之病不宜於老人氣力藥非對症適足
為病者復死之一端繼自今爾等愛國如愛身也○
四月溥曰故重臣即予舊時賓客實有甘盤之誼所
坐死不閑於忠達而死而不得復其爵秩常所憫惻
蓋重臣之厚被人言以居相近地相適而差欠若晚
之義竟招同浴之譏以則其勢然也伊時事端巧發
於再上疏本之浚疏語亦不過指陳袞闕也不幸適
促其遭罹在朝廷得無訑訑之嫌乎向時復官之命
因喉院徵還未克頒宣以無害隄防何必持難前判
書趙明昂特令渡官○正言金時默疏略殿下春秋

昂盛未有螽斯之慶何幸我王大妃殿下十行玉音
丁寧懇惻載行傳儀為宗國綿永之圖若或有異議
於其間便歸亂賊之科噫嘻痛矣向來朴在源一疏
敢於宮闈問事妄加指摘至以診察醫藥等語肆然
陳說隱然以宮中殿下為無疾而有疾果如其言則
慈聖克明克正之處分終歸假托耶渠則自謂為中
宮殿地而實是誣慈聖也寧不痛哉聖度天大寬假
至今尚進王章豈非失刑之大者乎宜明正典刑使
慈聖之盛德無至掩翳為批再昨午慈殿惻怛之教
出於為宗社大計念病源之難治有必不獲已之舉

而朴在源旨意則蓋以為病可已而不已不信慈殿
之教妄言宮壺之事罪固大矣爾以椒房至親有此
請討予豈有別見但是言官且以無知妄作之致從
輕典不害為寬大之典施以放逐之典○七月正言
洪柱翼疏畧洪樂彬狠愎貪鄙欲各立門戶則家庭
之內便成仇隲意欲不遂則叔侄之間日尋戈戟怙
責乃任之威權旁開貨賂之門路防闡差除皆有定
價胥吏去就盡由懲索圖點雄藩恣意濟私贖貨漁
色醜聲遠播南倉萬包駁運何處贖金五千勒捧何
人敦洞主第乃先王親臨之所任意勒買大張修葺

制度踰濫雕飾奢僭以乃渠一副罪案李秉昂自是
狎邪小人抬托厚讒圖點清顯亦附國祭極其諂媚
朝晝揣摩唯以害人為能事手彈權禎實出先發制
人簿救山林只為要名媒榮向在湖營醜聲尤著年
久牛贖祀梯進懲生日物件勒定列邑籃浦墓下廣
占田宅安眠禁松恣意斫運一道嗷嗷如達亂離向
來疏事創為說說曾言君父以無為有誰敵以下尚
不可為况君父乎以二人者不幸而用之則世道之
憂將不知至於何境並施並裔為宜朴元宗等三勳
之享中廟南九萬等三巨之配甫廟其事體之惶恐

名義之乖舛有所不合情理之正嗚呼當廢主之時
國勢綴旒而三勳仗義決策切存社稷誠豈矣獨其
脅持君父廢黜國母罪聞倫紀有不得掩者女得免
百世之誅而在聖后為不戴天之讐今壺位已復名
位既正則彼害其親而主廢黜者豈可在配殿之列
先后在天必有驚惕於承嘗之際而彼其之魂亦必
瑟縮而逡巡矣至於南九萬等尤有所痛心者我甫
廟辛巳處分磊落光明六載覆盆天日照四此正百
靈謳歌八域鼓舞之時彼九萬身在上台忍發與已
已何異之言及希載之獄全昧春秋必討之義乃敢

強引義親之法又為希載伏法禧嬪不安禧嬪不安
世子不安世子不安宗社不安之語翼蔽凶逆八年
溷貸秦養蛇豕遂致妖蠱之慶禍極長秋思之痛心
尹趾院則禧嬪降禘之後貽書九萬洛議供奉禮遇
之節不思並后之嫌遽生逼尊之議終又露章上徹
崔錫昂則當辛巳討逆之日全事掩覆連上三劄力
請毋究此實傳法於禧嬪不安之義理者也嗚呼慶
起宮掖禍烈坤極仙殯在寢凶逆露緒政宜沫飲請
討况春宮毓德已早八方咸戴上有止慈之天下切
延頸之望保護二字初無議擬之端只緣私意偏着

於禍福私心背馳於義理甘自陷於不忠之科三人
之罪雖有淺深要之為同惡相濟幸而軋斷廓然餘
孽潛消然數十年來寔繁其徒世龜之奸魍魎於白
日林溥之凶刀劔於柔膚卒治辛壬之禍吁亦痛矣
伏乞黜去濫享改簡同德批洪樂彬等事人固捨是
犯既如彼在朝家綜核之政不可無查勘之舉三勳
三相事予稔知飲聽而講之雅矣爾何云然將先王
丁寧之教誦後之到今爾之說曷得無安乎○命洪
樂彬李秉昂下該府嚴問○院啓正言洪周翼姜世龜之
負犯何如當甫廟之時敢以子母鹿之說肆然陳疏

得罪名義見積公議今其孫別無蓋愆之事又蔑可
稱之譽濫登瀛選玷累名冠又况向日講筵全昧經
義敢欲護短咫尺文陛慶幻恭語此類若不刊汰無
以嚴提防清仕路請持平姜忱改正三司之望不允
○副脣撰尹行脩疏畧臣祖臣趾完事聖明昭晰無
餘而洪柱翼之疏全無倫脊惟事醜辱若其私書一
款書意不過曰既有誕育之勞供過之節宜有稍異
而以以直歸於並后之嫌者何其不敬之甚耶臣祖
於戊辰元子議歸之時首舉漢明德后故事為奏對
之第一義甲戌更化後以此徃復於其時首相危忠

苦節可質神明不料反致唇說於既骨之後批不待
甫言曾所稔知○正言洪柱翼對卞尹行修疏命還
給柱翼引避批尹行修疏語欠明白予則不無不概
庶意爾忽自以非常無倫行修涎爾喏喏任爾吃吃
方可愜爾心耶若此不已重教敦風之政可以蕙如
爾之駭妄於是益著依啓○傳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三數年來其罹法陷辟者非貪則逞嗚呼此曷故
為使今日臣僚懲前必後忘私奉公夫安有是彼蕙
識資淺蹈襲先蔭驟躡華顯驕心易生素志不守朝
見燎原之火夕犯滔天之惡至若李秉昂寃厥辜犯

可勝誅哉誘以寒暖之會列郡微生日之需稱以奪
贖之物安為斫禁田之松私費丁夫勒取郵田富民
之士啗利而攘之贖牛之金年久後索之凡此數件
宜置誅強之典但所可懼哉貪風未見侵息世家日
就夷滅也且念前此一二臧吏猶以未承欵酌配則
秉昂所犯朋有大小之別囚罪人李秉昂持為減等
邊遠定配編川今日之教非失於寬也欲使外內在
官之臣直思其居職也惟清是不但予區區之幸抑
亦不忝乃祖乃父也○持平姜忱疏洪翼柱疏論李
巳事換入臣曾祖故叅判世龜構誣同極噫往在辛

已臣曾祖老病歸田縣道封章出於保護國丕之忠
懇至於子母鹿三字疏中有曰王世子以幼冲玉質
湯火燒心積憂增悖豈能保其恒性乎臣每讀史至
魏主子母鹿之說未嘗不掩卷太息也惟我甫祖諒
其疏辭之斷斷無他只以語不審擇為教其時三司
章甫相繼疏救大諫尹德駿以為語不擇葢誠如聖
教竄之嶺海宣不過中敵納尹行教以為疏語雖似
妄率所憂豈出衷赤掌今朴恭昌以為昔李泌以黃
臺瓜辭諷於唐宗唐宗猶不之罪今其疏語與李泌
同也於撰尹星駿以為要其致意在於為貳極一死

白首頽齡赤心可質進士吳斗春以為遊迹田野無
意世事者亦眷眷於此蓋出為世子願死之心也於
是壬午之放釋丙戌之給牒斷自宸衷昭晰無餘今
於八十年之後押入過去之說歸之同測之科噫彼
柱翼亦何足責自其郊育賊禧托以修譜徇終趾述
之輩補為講學出沒能量之間其所見聞不出危逼
儲君動搖國本則無怪其背治於此箇義理也云云
傳曰還給○右相李澈之劄畧姜忱之為祖對卞辭
意絕悖苟有可辨則辨之而已何敢顛倒國是曲成
義理若是無嚴乎而謂保護有可危而後為之保護

初無可危則有何保護之可言耶往在辛巳推我甫
廟止慈之仁彌篤主毫之位永奠神人扶衛朝野延
頸實無可危之端托以深憂作為保護之說抑何意
也彼一種凶邪之徒潛為樂禍之心強取不當之二
字文飾倡和欲為網打之計也今批也不思公義之
已定罔念當日之嚴勘甘心舊習恣意跳踉夫世龜
疏中一句語極其駭愕彼反以此謂達天地不悖何
其悖哉且既知洪柱翼之洋黨屢入言地何不論正
及其攻已始有是言耶批向來瑩啓意於論人追搜
百年前事不憚語犯莫重况今甫祖處分已定之後

乎至於本事卿疏盡之不須說也又若倒戈反擊大
非美習彼之反詈殆無餘蘊實所駭惑容俟再明實
對議卿等決之○傳曰銓曹選通自有其規或以人
地或以文識或以言議不嫌其行恠所取者風裁至
於洪周翼曩於其對策予亦極歎其才備使銓曹縱
欲鑑別但知其有用不知其無狀今若以不先知不
預察之罪罪銓地則大獄屢起之餘株連甚多姓同
者拔之地近者塞之朝設監謗家張網罹而已本事
則小流孽將大司諫俞彥修推考○前吏判金鍾秀
疏引洪柱翼通擬之失○大司趙時偉所懷論蔡洛

恭筵席舉止之傲慢恭對疏畧臣所仰恃者吾君所
自信者臣心有懷必陳時有磯激之言遇事直前耻
作依違之態辜是道以行何往非罪諫長之奏且其
嚴且峻也朝廷之不欲容臣厥由久矣臣何必逐条
分疏乎但其闕而不紀科之句欲以此累臣而臣於
此事仰不愧俯不作尤何足較挈也外所列人臣而
有此宜伏刑章而無此惜乎諫長之容易加人以此
臣之死罪也批度支事時急非卿言私之時○檢閱
李集手疏畧臣承命往實錄廳摘好之時使諸堂出
而相見堂上蔡濟恭獨自稱病偃處房中屢次往復

終不起動臣雖官微奉命也以其在敬君命尊事而
之道不當如是之意言及則免勉出來而借著冠帶
不屏而金噫隨品異制自是朝章便服赴公又有邦
禁臣面斥其非而不自羞媿所見恠異傍視竊笑緣
臣疲軟受侮不少云云批重臣之借著金帶殊乖事
面推考又若重臣之不為出見非爾之罪○大諫李
得臣疏入命承旨入侍傳曰大司諫李得臣違差又
傳曰親鞫為之又傳曰親鞫傳教姑勿頒布上曰卿
等須見此傳教也今此處分烏可已乎予欲言之淚
言先五內抑塞然含哀忍痛不得已言之予之忍到

今日叨承此位崩迫悲寬無樂為君鄉等所知也君
臣上下同守此箇義理秉而不失撓而不奪百世之
必思闡明之道而但人心難測事變無窮若或時到
迫不得已之時事到迫不得已之事下以是迫不得
已言之上以是迫不得已聽之明大義於將晦闡世
道於將壞則予君臣上下同守之義理也日前刑判
之疏予豈忍言而猶屬義理違事故予實強其所不
忍而泚筆為批李致中之疏則予豈欲循例賜批而
以其蹤跡之與他有異故免勉為數字之答矣至若
李得臣地處與致中不同語意與重臣各異而乃敢

以不忍聞之語略綴數行挿入疏末或曰欽仰或曰
嘉尚有若予則樂聞渠則樂道者然渠若有北面今
日之心豈忍以此直陳於君事之地使予舊冤復新
新痛益添耶雖敵以下尚不忍予雖不殺忝在君位
者乎至愛之情無上下一也以予今日之心忍聞今
日之言於其心痛乎否乎安乎否乎今予別有隱痛
于中者艱大在躬為卿等之君幾年乎言不能感人
誠不能孚人反以不忍道之言言之不已並與所執
之義理必欲壞亂而後已以宣曰一得臣而已朝象
如此世道可知矣諸臣請速賜處分上曰予豈忍樂

為此酬酢執年前金載順不過以討逆之不嚴反驅以護逆之科三司交攻有若真箇討逆而獨於得臣不一言何也在昔先朝方萬規投疏先朝即加嚴鞫亟正義理得臣之罪又不啻萬規也親鞫烏可已乎然特從三思之義姑欲徑宵而更置矣○左相徐命善劄畧大諫李得臣忽以重臣李福源疏辭附陳於疏末云不料人之無狀無嚴至於以極嗚呼重臣之疏豈得已哉此是諸臣所不敢言聖上所不忍聞苟非大關係處則為今日臣子者何可容易即陳乎逆業寢遠隄防日弛重臣非不知憾我聖心而為不顯

言明卞無以闡揚我殿下至孝盛德也是以重臣流涕而言之聖上流涕而答之得臣則全無至誠惻怛之意敢為等閑塞責之計有若尋常說道者究其心跡萬萬駭憤請設鞫嚴問批日筵有言卿想聞悉茲從敬禮之義強宣敷行之批卿其諒之

辛丑

五年正月領相金相詰劄引年乞退批卿在予初服行院相事自是嚴後凡今六載卿一以事先王之道宦彌予小子惟卿白髮丹衷無媿古人奚直小子之景仰抑通朝薦紳所嘗推翊引年之請何為而至寗

恐非其時也。卿朝廷之宿德也。元老也。在今之時。為
今之道。捨卿宿德。元老孰肯任此。卿留保予小子。苟
或治。做鄧隆。浴成清平。則予得垂拱無為。卿亦遂懸
車之懸。尚未晚也。卿其勉。回初志。勿復為請。○領相
金尚詰。再劄許副相職。以左相徐命善。陞拜領相。○
謁元陵。傳曰。是年也。先大王自潛邸入承儲位。舊歷
云。回予小子。羹墻之慕。無地可展。嗚呼。我先王述列
祖之心。法接三宗之血脉。堯傳舜。舜授使。四百年宗社
賴有盤卷之安。時則有若忠獻公。金昌。集中忠愍公。李
健命。文忠公。李願。命忠翼公。趙養。來協力。翊戴以身。

殉國其精忠大節。所謂建而不悖。質之無親者。非耶。
不幸伊時梟獍之徒。大起誣獄。乃構慘禍。天下寧有
是耶。粵自先朝。賜額江上。額以四忠。以聖人公。天下
之心。有是恩數。所謂公議不待百年而定者。載逢前
甲。載謁仙寢。予小子烏可無窮感之道。四忠祠。遣承
旨致祭。仍命贈吏議。金省行加贈一階。故學生徐德
修。贈執議。○二月。命前大諫李得臣。施以竄配。○奎
閣提學金鍾秀。入侍鍾秀曰。向來洪守榮錄用。傳教
聽問。無不憂歎。而渠祖罪犯。自上既不勘。斷以聖上
仰體慈志之孝庸。或如是。而至於洪樂任等。照擬之。

教大是過舉為今日臣子誰有奉行者乎上曰洪守
榮調用出於慰慈志而下段事予有是教不是異事
廷臣之不欲奉行亦無恠矣鍾秀曰蓋自洪國榮罪
惡彰露之後黨逆餘孽妄意明義錄義理因此搖撼
邪說紛然此傳教以後將加一層明義錄義理何關
於一國榮而譬如反正切臣中若出逆賊不無議到
於反正之慮矣上曰大抵以古之庚申己巳諸賊言
之則此不過黨論層激之致而至於明義錄義理及
其外大義理有異於彼豈可以出一國榮而有所撓
奪乎第近年以來凶逆層出大獄屢起一逆字名目

便成一副圈套毫釐或差忠逆立判一舉足之間混
同驅去小則身命膠辱大則家族湛滅人皆惴惴各
自不保而矢志不逞之餘黨不無伺釁煽動趨亂眩
惑之舉矧之此萎儘有意見矣鍾秀曰誠如聖教果
有由黨論而為逆賊者豈有明義錄之外大義理言
之當初地處言足以取信者向地做出邪說上累睿
德下惑群聽邪說之源起於此故到今明義錄逆黨
餘孽為伺釁誘張之狀今之為邪說者蓋不但向來
一種凶徒而已上曰鄉之慮此果然矣為今之計不
可無息邪說之道矣鍾秀曰今無別盤道理自上於

筵席間明示聖意使一世曉然之知則當為寢息之道矣○三月因奎閣授學俞彥鶴劄命掄文院移接於都總府○命內閣授學以下皆兼知制教及春秋兼叩時任閣臣或遇拿推該府勿為拿囚待開坐捧供○傳曰故事承旨當直人每曉詣差備門問安仍請放鑰夕又如之別軍職亦然承旨起居之禮中廢已久別軍職至今遵行且玉署之隣接於內局欲使參聞起居之節也內閣近密矣特玉署之比此後則閣臣每日朝夕問安一依政院故規○傳曰文風不振由培養之失其本也近來年少文官才決科第不

復從事文字雖有專經之講月課之製名實不符勸獎華方今欲效古設教以為作成之道則湖堂太簡知製太翫若就文臣堂下中限其年廣其選月課經史旬試程文考勤怠行賞罰未必不為振文風之一助文臣參上參下年三十七歲以下批啓滿四十則減下勿論參上參下隨品付軍叩雖罷削或奪告身亦付軍職冠帶視仕依史局郎例時帶兵即人監軍望懸註及它司即亦除本仕○親臨掄文院與諸閣臣講近思錄仍詣弘文館講心經命刊行講義○湖西繡啓論金若行金梯行宿還浚武斷鄉曲之罪拿

問並定配金若行遂安府郡不禁之道臣洪秉績削版
後拿問○儒臣沈樂洙既殺其端臣顧豈利害禍福
而不為陳達乎己亥五月以浚臣民之祝望惟在改
卜名門廣求儲嗣而國榮乃潛蓄異圖沮遏太計若
其羽翼陰謀使賊勢益張妖言敢肆者宋德相是已
始國榮以不可再舉之說自紱叵測之情節末乃借
口儒名以為脅上下之計自搆既本授之德相其所
謂某樣道理四字即沮遏太計次第之事沮遏大計
蓋欲為某樣道理之張本又於四字之上至於二字
與上文作為層節者其凶圖愈益皎然噫以國家萬

年之洪基作為渠輩別般凶圖者思之寧不骨驚膽
掉國榮未施顯戮德相又偃息牖下則義理之晦塞
倫綱之數絕有不可勝言儒臣疏所謂袖裡章劄即
發其端決不可掩迨時月一向假貸臣謂為先島配
宜矣上曰予見沈樂洙初疏以為拔足之計日前上
疏漸露本事猶有未盡底意第當問之矣命沈樂洙
入侍上曰先正之門乃有此事庚申微即一換局之
事金益勲乃文院之孫而先正不為顧藉以正其罪
此事比庚申大小輕重果何如而朝廷之尚無一言
可見世道金亮行可謂卓越當日行止一無相染者

豈不卓越乎兵判洪樂性曰宋煥億紹介其叔之罪亦不可不嚴處上曰其時其疏之自國榮綴去之狀予亦知之左彖旨季享達曰近來豈有色目之補而以遂為名者皆出於此中臣無面可顯於殿下之庭矣上曰承宣之言無恠矣火則司僕川邊之說不幸近之矣沈樂洙進前上曰爾疏中袖裏章劄之說果指何疏耶樂洙曰德相之前後章劄何嘗不託質於國榮而其樣道理四字極為凶慘故臣疏反之而四字之說有非在下者所敢發口者也上曰既知其如此則前疏何不及之而今乃隱映說去耶樂洙曰德

相自來葉懦使之至以無非煥億之德忠故專攻煥億耳命善曰俄以先正之家為教而先正趙先祖子孫亦有伏法者矣命書領相批曰卿之此言實由忠憤彼之一疏大闕義理予亦不知何以為答而所可惜者先正之門有此事也俄以先正之慶於光南事有所取譬蓋念先正引朱子之於劉珥季信甫事趙穆之於先正季漢子孫事之語此事與伊時事輕重自異又引先正趙先祖子孫事以證之予又無以為答但有一事可以靳持者疏非自辦不過騰呈此或為致疑之一端乎鄉奏既發之後無論自辦與騰呈

均之為得罪名義之歸從之固惡不從亦不可為先
削奪官爵可也命善曰沈樂殊既知德相之罪只舉
梗槩而猶不明言差欠三司之體罷職宜矣允之命
善曰臣於俞彥錫李秉模八牌不進事至今疑恠國
榮致仕之初送節未彰二人之惜去願留不是異事
而至於許退之後為銓官者不欲舉行未知前古有
此例否請行副司直俞彥錫安東縣監李秉模削版
允之○承旨徐有防入侍上曰觀此司諫李秉勳上
疏沮渴大計既是懲討之義則何患無辭而敢以淮
南獨遠等句語書之於章奏此必嘗試之計極為凶

險以重臣劄本大臣廷奏言之可見下語之際難慎
之意而今以不敢取譬之說肆然投呈非不知處分
姑且含默以初不賜批之意分付也仍命疏本付丙
於殿庭○以朴天衡為駝羅御使詢問民瘼設科取
士仍下綸音慰諭民人○命議圖點儒生講製兼行
之法○傳曰實錄告先我先大王豐切威烈可傳百
世而秘史藏之石室有非昭布人耳目者唯是實錄
備述聖德以窮闡揚之忱然前編條例各有異同誠
宜博訪細詢大臣閣臣明日来待入侍時傳曰今名
卿等有意矣先帝廟換成寶鑑後只有宣廟肅廟兩

寶鑑其餘十二朝尚為闕文聞寶鑑間逸不傳百餘
年前始得於故老家印行云今因此會並編十二朝
寶鑑與三朝寶鑑及英廟寶鑑合成一書其於闡揚
列朝之德業成就列朝之志事庶可兩得之矣乃命
纂輯堂上趙駿李命植金煜編次英廟事實大提學
李福源徐命膺李植李德壽例在家校正即廳三
人兼編修記注記事之任而原任大臣金尚喆為總
裁官矣庶寶鑑成以次及於十二朝寶鑑趙駿編定
宗端宗睿宗仁宗景宗五朝鄭昌聖編世祖朝金曾
鎮編成宗朝洪良浩編中宗朝徐有隣編明宗朝閔

鍾頭編仁祖朝金煜編孝宗朝李命植編顯宗祖○
命籌堂抄出備局謄錄分類彙編以作掌故之資○
大憲全文浮疏臣於蔡濟公事憤惋畜積噫彼滄黍
自是匪類性既曩遷行且陰譎頂踵毛髮莫非先大
王恩造而同念國報之義唯肆馳踰箕營犯職極其
狼藉違事殿下慢倨從恣不顧觀葵對之辭全出無
忌出之節大闕不敬其他附麗權奸有若責報蛇疇
朝端必欲整頭或謫訕朝政或角勝公議非徒此也
丙申逢獄累出妖宦之招凶賊之供叅鞠諸臣有耳
皆聞渠敢便同平人謂世可欺是其眼中無國法無

朝廷耳宜先施竄配永除國家無窮之患○傳曰唯
予斯斯苦心在於鎮安二字而都憲所論重臣事一
筆勾斷疆列狼藉駭惑曷已至於丙申春事昭晰無
餘至扳獄案豈可提起於今日此而例批無請朝象
息橫議大司憲金文淳削職○知事蔡洛恭疏畧金
文淳之疏何其憤且酷也無根蒂無援引莫臣若也
而留恐惡言之或漏縛索之火弛古今章疏中形容
巨憊之文字句語無不披羅類聚咸萃一身不待人
言臣固死罪至於西閔事則臣不敢違先王別諭蚤
夜靡寧艱報十三萬鬼錄之債焚券於萬民所睹今

使廷臣往廉閔西雖一民目臣以貪汙臣死且為甘
若丙申春事殿下嘗諭臣以妖宦暗地褒貶諸臣於
戴極之前而於卿則以為不附東不附西中立避事
是不可用之臣也予所親聞如此而今乃曰妖宦褒
卿其可欺乎嗚呼妖宦螫臣人所不覩之地而魔
鏡高懸情狀盡透附麗奸臣云云臣於待罪中權一
未嘗論政於國榮遂致疑怒舉世之所共知吳恭賢
之奔走效勞可哀亦可笑李顯永後殿之疏必欲殺
臣未知不殺臣何損於己殺臣何益於己聖上在上
臣不為憂迸出郊垌行將永歸日邊消息時或承有

龔斯之慶則進而賀有緩急事則進而死云云批人
言何必深嫌本心業已洞悉○副學沈念祖啓請祭
濟恭既捧納承旨譴責不允○命禮議柳養佐即李
家煥為本曹整正堂上拱進春官志○命考出先朝
故相臣金在魯癸亥筵奏文武路逢四避之定式知
委各司堂上下文武官不得使傳曰前後應試念知文華
洪仁浩為正言李家煥為持平○以先朝建儲日重
回致祭金昌集四相臣錄其後領相徐命善請贈大
諫趙聖復加贈賜允之○模御真一本藏于四閣依
甫廟時金鎮圭等八叅之例命右尹姜世晃前主簿

曹允前正言鄭誥祚模駕時入叅○應教李顯承
疏討宋德相去言之罪又論蔡濟恭事且言慶尚監
司李文源憤憤不事李鴻祥李禮輔李蓋輔世楠至
妖至奸而咸萃一幕委以腹心關節交通貨賄公行
獄訟互落守令黜陟唯視三孽之愛憎一路人心無
不欲食肉寢皮至於守門請出要路懷刃文源之譴
削三孽之刑配斷不可已批旨陳事意有在次陳事
斷斷果不新奇嶺方伯欲財處○命慶監李文源削
職堂疏所謂三孽並令新伯究問後用查啓李禮輔島配
李鴻祥李蓋輔並配
○十一月同敦令李養疏畧一曰產室設廳時闕內

雖禁用刑京外各司不必禁刑二曰鄙下游食之民
除貢市吏隸自十五歲以上皆係軍額宰相及士夫
家奴僕皆有定數餘盡赴軍三日諸宗零星餘存者
不勝飢寒景象哀矜宜詢廟堂善為區劃四曰宗親
子孫代盡流離無依遂作錢民以忠勲府忠衛折半
作窠別設宗議一廳通擬均錄批無得用刑自是國
朝故事軍籍事意則可取大係擾民宗親事予嘗愍
然更議別般周給之政今廟堂往復本府從便稟處
宗議廳事事係官方以此發端迄未施行亦為稟處
○傳曰文武相須不可偏重偏重則俗習其移而國

受其弊故原伯以廢學貽譏向戌以弭兵見誚而余
玠一視之論為宋朝之藥石也然每值昇平之日久
輒有文勝武弛之慮一紫弓馬便起誣侮羞與噲伍
倘有墮墜之事竟賴韎韐之力則古所稱所養非所
用所用非所養者不其然歟我朝雖尚文治必飭武
備而至於西北因其強勇之性專取騎射之材此實
由於揆文奮武隨地而異宜也挽近以來習尚漸弛
以武為恥皆冒儒名解語之兒便習口讀成黨之材
不嫻弧矢予甚病之向來聞一灣更言言灣府一境
之內號書者千數一府如此一路可知西路如此北

路可推蓋緣前浚守臣或昧當務自托文翁之化晏
希武城之治講武閱兵之坊鞠為茂草瞻學養士之
需虛耗尾閭以底戎政之日墜靜寃廢由矣但守臣
之咎朝廷為四方之本而未盡激勸之道故也西北
經生一題黃甲便通朝籍或撰臺御或除邑宰下不
失各司即署國子諸職而彼武人抑獨何辜終身不
改先達之名者十居八九幸而沾丐者薦不過末副
官不過守副或至於訓主訓判特幸之幸耳朝家之
政注用舍既如是偏重則習尚之漸移何足恠乎若
此不已吾恐淇水之西鉄嶺之北無復操弓之人也

先朝時西北人擢至營將水使者往往有之大臣將
臣本兵之臣以此爛高自薦法至於官方西北武弁
收用之政並須熟講以間大臣言薦法粹難度改出
身及發下前御自兵曹取
才抄擇每部政一人初仕調用發上前御官其身手
地處內而任歷食正外而守令營將以至闡任次第
九隆遷○特除西北人韓光濟水使鄭聖皓守令○知
事蔡濟公疏畧金文淳疏中所論閩西僮事料取事
綿布換銀事及庄土無限之說何若足太不端的臣
是世祿之家雖曰清寒所謂庄土豈曰全無况臣前
浚建節者四分符者二設有自己官業不是異事而
本疎濶不如今世之人纔經一二州郡膏沃便連汗

陌非不欲也實不能也誓墓居郊等說尤不近似臣之所以誓墓乃是自劃之義而居京居鄉初不相干雖在禁門五尺之地堅守素志斯亦是矣噫箕營人所必爭之地也臣以羈旅之身而晏然赴必之爭地是臣之罪也既赴之後排朝所需即朝家之所許一國之所知苟有所餘持作已有一以與隣里鄉黨一以資樂天之庫有餘帛二既之酒食會賓雖善伺者必無罅隙之可言而臣性本狂愚不此之為公然設施於為民之事細節家食殆近十年而吹覓吹覓之言以此為資此亦臣之罪也朱子曰有罪無罪在我

而已臣固當任之而至於犯分凌節四字直令人心骨驚沸臣之事殿下亦此六年言與行或近於犯凌何不指陳某年為此囹圄之亂壞也文淳本無知識魯帝席不得下別無乃初不知這四字而加之於人耶仍申休退之請批人之云云何此及矣予不捨卿卿胡決去○十二月以吏叅全文淳上疏傳曰對既輒加詆罵止閣無期原疏還給此後勿捧○至春秋蔡濟恭疏陳六當退之義且言不知臣者謂臣求退之舉激於全文淳輩而發也然臣則無是也以文淳今番對章言之街童巷豎之公然劫辱本不足相

較况其澤麋象皮之句古人所語即指文質俱備人
以為寶而言也文淳以此喻臣認作極口醜辱而其
實臣不敢當也古有伏獵學士今乃有澤麋侍郎何
代無賢也此必何物老學究誤文淳以露其醜以此
觀之前後疏章皆非文淳之文前後侵辱亦非文淳
之意也云云批所辭過矣○以祭濟恭為兵判

壬寅

六年正月命百十一歲老人南部鄭二天優給歲饌
○吏議沈念祖疏略成川府使李顯永判堂以物情
未愜使之呈違顯永論祭濟恭疏臣則只知樹立之

可獎叅政之時曰可於排擬判堂之迫違實臣情勢
之難安云云例批○朝叅領相徐命善奏曰祭濟恭
屢陳休退之請突然出膺於本兵屢義顛倒自丙申
春撤之後聖上於濟恭回加庇護名出送招而即割
罪著臺章而反斥為今日臣子者臣此心主此論其
罪可誅如趙宗鎮具序尚在臺啓獨使濟恭揚揚豈
有如許義理右相李徽之曰臣近者始聞再昨夏國
榮罪黜東歸也以為濟恭所秉之論極是吾當合力
成就云盛傳都下至叢於國承家人之口方國永向
國之時雖愛護濟恭而至於此論甚嚴斥之及其窮

也反以濟恭為奇貨欲和應之此說一播人心疑亂
命善曰此說臣亦聞之為先施以削爵門黜宜矣上
曰業已蕩滌何必追提○大憲李埏劄請濟恭遠竄
朝筵不言之三司削職不允○知事蔡濟恭疏畧月
正朝叅有國之朝會也大臣以急務陳達者即論臣
一事臣之罔赦乃至此耶丙申春獄之說此金文淳
初疏中搆臣之語也前後聖教昭晰洞諭雖以文淳
之必欲甘心及其再疏不敢復提噫丙申距今七載
矣大臣既有此心今乃為言何其晚也至若右相所
奏此論二字此何言也臣於大義所關平日所執自

謂賁育莫奪未至凶至悖之目何為及於臣身也國
榮云云之說尤覺驚痛當國榮罪黜之日臣於前席
以其專擅弄權放恣無君之罪臚列陳達不啻千百
此聖明之所垂聽則與臣和應之說此豈近理噫嘻
大臣親聽之耶若或親聽何至今不為聳罪黜首席
之後始乃叢口耶家人口其說尤可異也國永家人
非婦女即僕隸也大臣聞之婦女耶僕隸自國永罪
斃雖其親戚凡於家人之屬若將污已避遠唯恐不
及其言雖急於搆臣獨不念含血嘆人先污其口之
戒耶批更無深嫌之端○右相李微之劄畧伏間蔡

濟恭到院既侵逼臣身欲為自明云國榮云云批說
傳播都下臣聾聵近始聞之彼所謂婦女奴隸者何
其閔忽放恣也凡人密勿之言出自家間播及外人
此傳彼傳仍致膾炙臣聞其膾炙之言不敢不陳苟
使濟恭無此心無此論國家世道之幸也臣之一言
實出為國深憂豈有私憾云云批御以無隱之義誦
陳道路之傳重臣之對章申暴豈或為恠道路之傳
不必注耳而聽今而後益懋息聞之方○史判金鍾
秀既畧本曹恭議沈念祖以臣斥遠李顯承引以為
嫌遂及顯承論蔡恭事夫顯承之論濟恭臣亦以為

樹立凡今北面者孰不以為樹立也臣之病顯承者
不過昨冬一甄語及半國者太涉混圖故聊示薄警
耳噫彼濟恭陰譎濫猾嘯聚亦種主張函議自是平
生伎倆萬執翰申諸賊之和應傳授脈絡相貫及宦
獄出而其締結交通之跡有若泥中之困斃願乃氣
豪意健玄論孟張誠有宗社難言之憂顯承之甄雖
未能破其窩窟亦可謂折其角距孰以此病顯承哉
例批○玉堂應教升天行校理李宗燮請蔡恭島配
不允○持平李孟運以親病陳甄尋鄉校理李宗燮
徑出○司直趙琰甄畧憲長李命植之甄直驅臣於

扶護凶逆之科臣與蔡濟恭自來影響不接便如楚越不幸同處於史局日與之相對既非仇怨之間則談笑酬酢勢所難免此蓋諸堂即之所同然臣何獨不然乎當面則雖若相親背面便同相絕非公舍則不見十二年同朝未常相尋於私室所謂扶護推許者未知何所指也凡事不出人情之外濟恭本是異類公議既峻獲臣非病風傷心有何扶護之情推許之理乎况其逆節悉露三司齊討臣將沫血同聲之不暇嚴討之心豈後於命植特命植先入臺地故先戮之耳云云批人言不必深嫌○大諫秉義行疏畧

蔡濟恭之自犯已悉於前後憲疏堂劄矣端門朝會右相之繼首揆而進奏亦可謂能得大臣之體而及夫濟恭疏出而其所對劄令人代羞無乃願畏濟恭既獲言端欲復漫耶此大臣之平生伎倆當面背面吐言食言視以茶飯初既質之以國榮家人末乃歸之於過耳膾炙此則自家本是國榮家人故欲掩其和附之迹如是隱諱耶伊後聖教嚴固當縮伏引咎而數昨竄冒沒登筵此何舉措臣於此大臣有私嫌其他罪過不欲索言請亟賜譴罰焉○傳曰昨秋有此等疏勿捧之教自有朝忝日右相進奏後臺章

堂劄日積公車夷攷其實蔑蔑無證若此不已夫夫也苟有擊去當路之人將以無根之說驅之同測之科矣右相李徽之今姑勉副○傳曰使殿罷朝繞榻達宵予尚忍復提茲事登諸絲綸乎然及今不言何異同民丙申春推案曷忍言哉其事則不敢言不忍聞也其義則通天地亘萬古若因叢口之噂沓反致大防之埋晦天下寧有是耶苟欲索言精爽飛越予不多言群僚湏各默會雖以惟允之地言之為今日北面者自承此教允於出納之際以予心為心可也○二月特除沈樂洙為待平○敦寧都正李顯承疏

畧臣荐膺西邑之簡昇竟遭東銓之迫逼只緣臣冥埔之行全昧崎嶇之態寂寥之言反觸忌諱之地其疏所謂混淆之說臣實自求而不得豈或其怒在彼而其指在此反為此混淆之說自有公眼云云傳曰句語雖無大逼較下元非美俗况重臣本來規模最是信口為病跡似突兀心實空蕩日前之疏豈有傷害人之心哉况重臣乎予所嚮用目下急務在於鎮安此疏還給○判府事李徽之因正言李澤徽所懷出城命澤徽罷職尋又還收以開大臣進身之路○弘陵展謁後判府事李徽之入侍路次奏曰聖教昭

晰臣不勝感泣而以本事實言之不過虛影臣之誤着
豈不覩然乎上曰虛影何謂也微之曰即指無為有
之意也命大臣先退承旨徐昂修曰虛影二字大是
意外大臣之言如此實是世道之憂也上曰其言多
有莫曉處矣○掌令李澤微陳時弊十五啓傳曰近
來初見宜示嘉獎况登科四十五年入臺三十八年
云沉屈亦極掌令李澤微僉知除授○奎閣提學金
鍾秀劄歷代名臣奏議彙略八編賜優批仍頒席皮
一令○傳曰曩者嶺南人尹得成補以告變來訴將
臣予聞之已知其虛謊不茲復騎付之道伯按而查

之今其啓來到不出予之所料噫驅人惡逆何等大
罪而輒因讎芥之嫌敢肆萋斐之計可憐可痛予惟
嶠南一路我東鄒魯之鄉而儒賢輩出俊乂賓興其
風則絃誦而其俗則淳龐在昔島夷寇我壘土而倡
率忠義粵亦隣亮煽動我衆而不被誑誘以是朝象
於嶠南倚之也重待之也厚薦拔之政每飭銓衡扶
植之論屢及岳噫嶠南即古之嶠南也不意揖讓之
地乃有構陷之舉寔由予教化之不明自願瞿然嗟
我嶺土人士得無聞此而驚擾不寧者乎唯彼被誣
之類予方昭晰之慰解之况在他人更何憂為雖出

百得成唯予在可恃而無恐矧乎懲艾之後既有二
得成我九重雖遠千里孔通毋恟在市之席各作安
巢之鳥不激不隨偕之大道在因諸人洞諭後放送
各將十行申誥一道○四月以忠監查啓傳曰京廳
查事光烈最亟挾脅力而假術黠做出妖說潛養云
謀及其援引李嘉煥者設心尤為潛慮嘉煥之博聞
多識世無不知招中云云分明是自做而要免煽惑
之罪妄引膾炙之人况又嘉煥之死聞已有年對質
無路謂以可欺之方此箇事情明若觀火然此供一
出若不一暴將作九地之冤嘉煥有子繼有以子弟

對證之嫌實為父兄伸雪之道故今招致平問觀渠
對辭儘有奈理若其祭文一款尤是明白之證爾其
將此有旨曉諭李嘉煥及載威處後放送弟念湖右
一路屢遭審覈之行多被竄流之典逮捕之時間里
繹騷推卞之際縲絏橫罹殊切閔惻有罪無罪玉石
自分緘今以注體朝家鎮安之意勿懷疑慮各保厥
居事數告道也人士○海州儒生申亨夏等作書院
告由文扶護德相有歲回辛丑運值陽九等說命承
旨金履禧為審覈使往按之○傳曰觀此審覈使狀
啓申亨夏平問之下既皆直招其妄言亦極驚心所

當究問時值歲刑且窩主無恙支高何論罪入申享
夏遠配在囚人閔陽復定配安如岱安如岳申承祖
尹任昂待用刑嚴刑餘並放送○有權晤者告慶自
秋曹究問晤直毅不道之言再南人為名者無論數
萬舉懷怨國潛圖不逞云命加嚴覈以誣人自服移
囚捕廳待用刑自王府具格結案○命故忠臣元昊
金時習南孝溫成聘壽並加贈吏判○五月曰安川
君娃疏以景慕宮大享受誓戒合行當否問議大臣
傳曰宗臣疏語決知其無稽然予於王朝禮典章難
以已見遽爾臆斷有問議之舉大抵禮與其涉汰哉

之嫌曷若寧儉之為愈宮園儀一書即小子泣血撰
次者也原書中宏網細目非敢曰盡合天理竊自附
於緣情制禮之義毫釐不得加減云爾誠不料宗臣
之有此言也此草記置之○曰旱災下求言綸音予
寡人叨承丕基于茲六年澤不下究誠未上格災沴
荐臻饑餓相仍今茲之旱亦既太甚自春徂夏不雨
者三朔矣目下焦暵之狀已如焚灼而諸道渴悶之
啓日至蹉過數日將判大無噫彼闕嶺諸路之民賙
飢才撤呻嚙未瘳顛連溝壑勢所必至難以他路言
之民乏宿儲大抵同然而朝家蓄積又不足以接濟

諸道之旱畿甸尤甚畿甸之中城闈愈酷地之遠近
灾有淺深者尤以昭予之不德也蓋予執德不固養
無素不畜慶太不畜不振刷慶太不振刷是以
治無定緒事之成規崇獎詞藝徒歸於虛文中明教
令無補於實政是固寡人之過也抑寡人之宮室侈
歟服用奉歟貨利不能不植歟聲色不能不通歟綺
靡玩好之物不能無喪志歟至於國計民憂難以通
舉根本未固度故層生國勢有抗墜之形征權滋益
用度無節而民之擔石之資網維漸而名分都壞蹂
競是趨而激揚無間問舍求田習以為常庫財倉儲

任渠取用則貪黷無所懲矣貴家盤羞殆費萬錢賤
隸厭歸至用貂鼠則奢侈亦極矣然而廟堂無補綸
之策臺閣有媵阿之風事關衮衮為若可諱言涉官
師或恐有忤作一規模牢不可破此豈非上下胥勉
處乎豎司守今分憂牧民而潔已奉公未或有聞作
奸犯科前後相繼尚何望其循良之蹟乎無論京外
凡係刑獄未見平允之效凡係民隱猶多壅蔽之患
又如兵戎國之大政陰雨之備豈用疎虞而京營起
尺公肆欺瞞遐方鎮堡不預可論此特就事略舉者
耳若夫未形之兆難言之虞尤有大焉不幸世家多

故而人情不孚朝家未靖舉無慮協之義或有疑怒
之跡鎮安二字即予之苦心而何術以濟之哉今天
十章之木根抵枝葉無一不病重以腹心朽蠹枵然
孤立一有風雨其不顛蹶者幾希今之國事不其類
是乎流出於源影由於表豈君臣之過也一則寡
人二則寡天宜其逢天庠怒不能自解也嗚呼為今
之道君臣上下精白一心改其舊而新是固以為一
分清弭之方教此下行之教以求一言之助咨爾卿
大夫士庶人凡有可以利吾病者無曰苦口而難之
予雖求言而知言之不至也何者昨冬求言之後因

䟽啓之遽發便故埋蔽之科遂致訑訑之色距人千
里此亦予不誠之致且以盡吾誠而已更望洞知予
懇懇之意無懲前事各蘊所蘊○親行祈雨祭還御
惠政橋行䟽決○工議李澤徵䟽略灾不虛生必有
名而殿自御極之初妖腰亂領次第就戮先朝喬木
之家大半入於芟刈斬伐而餘憂至今未已殿下一
以鎮安為務輒用寬典此皆自干天誅者臣非臺官
姑不歷舉伏乞廓揮乾斷焉又曰拘忌箴刑非典禮
所載畿湖儒獄例用刑訊閩東繡衣多施棍治又何
為而此箴彼否也宜區別下令稍開慈惠之路又曰

宮闈深嚴之事固非外臣所以可語到而臣於春間
以臺職登筵也親聽大臣問候之言則先候大朝次
及兩殿宮而止矣噫中壺之尊是臣民之國母而平
日供御凡節一遵常制何獨於問候常節廢却而不
行乎設有違教在臣隣為不可奉承之事是有君父
而無國母也其可曰盡臣子之節乎亦不能無憾於
天地之大而中夜繞壁至於流涕如臣所賦乃敢藉
及於此死罪死罪又曰奎章閣之設是殿下模倣前
代之表規敬奉列聖御製閣臣濟濟儀節具備抄啓
林林勸課日勤不時召接極盡友臣之道臣雖未登

其筵奉覽櫻屏圖繪亦可見際會昭融之樂至閣臣
之就理者不處囹圄批啓之出外者乘駟傳厨聖意
之重是閣容有其極而竊惟閣臣登對初不闕由喉
院又不頒布朝紙是閣卽殿下私閣而非國中共之
閣也是臣卽殿下之私臣而非朝廷隣邦之臣也設
今閣臣方帶喉舌之任只令兼史人侍終不如傳教
喉院備盡違體之為正堂堂也且伏念清嚴深密
之地初非財貨經紀之所殿下苟欲與閣臣宣醞豐
餉則滿城之府庫無非殿下可用之財何必以賤累
之物累汙此清肅之地乎又翰林卽有國之良史凡

人主之一言一動左右史記之遂成他日金石之藏
其為事體之重當如何而一向畀之於鄉曲游豸之
手哉又曰殿下之仁聖英睿無物不覆無事不燁固
不待於臣隣之贊補而都俞吁咈其亦聖世美事竊
觀殿下有教絕未聞達耳之言殿下設禁而又未聞
請收之啓若此不已幾何不至於惟其言而莫予違
也耶批所陳諸条或有不然而應旨陳疏當留意
○時原任大臣待命後聯疏畧臣等立朝已久雖憤
憤無一事曉解至於前席問候豈不知敬謹而人之
為言乃至於此願以遵古按例之事勒成罪案意涉

恍惚語極危悖况一二句語至犯莫重此在臣等之
罪云云批卿等於造席體例豈有絲毫踈昧更考起
釀如指掌卿等之自引反自輕之嫌重涉貽累之慮
○奎閣直提學沈念祖疏畧內閣之設一倣宋明已
例豈獨晉按一款有違故事八臣進見未有不由唯
院者况不帶唯班則必待承宣始乃進見載在陶志
今言者何處得聞而為此說耶經紀財貨之說只是
折受之若干田結所謂賤累何所指耶湖堂亦有折
有折授其殊遇榮選今古一揆直謂賤陞豈成說乎
云云批無根之言好叢一哂○次對上曰李澤微疏

莫非如自反處也雖以匹庶言之語及室家猶不堪
着愧况臣之於君而一疏再疏容易設到乎大抵君
父國母之間或有形跡可言之事涕泣陳之死生以
之而此則初無一毫近事之似甚至予所不言而謂
以違教渠以鄉曲疎蹤何能獨辦此疏此予所謂自
反者非但予自反而自媿此言一出自然流入當着
之地為大不安之端焉至若坤殿問喉一款考諸文
蹟亦不載錄列朝本無已行之例渠之再疏雜曰耳
聞此實虛荒也內閣事業欲一番洞論矣昔在先廟
肇置奎章閣設官自是以後遂廢不復及肅廟甲戌

以御筆書奎章閣三字額本禁于宗正寺之煨章閣
予小子乃於嗣服之初始置閣于禁中此不過承先
廟已行之制追甫祖未違之典而已且予之本意別
有在焉噫粵在戴極備經百艱及至初政首除戚畹
之一番濁亂者必欲使朝著清明世道底定而蓋當
日之甘心讐國者戚里也謀危國本者戚里也至於
宦侍則居大內深嚴之地通戚里幽陰之送予自幼
少觀破窩窰一切裁抑苟求當時之禍本則一則戚
里一則宦侍也每念戚宦二字輒覺齒酸而心寒然
則凡予之所恃所倚者惟是外廷諸臣顧今在通列

而托以契遇者廷臣也布朝班而作為藩屏者廷臣也且予於聲色貨利一切淡泊天性卽然見今國力雖曰耗虛若使予窮耳目之所好則綺羅黛綠有不足於左右歟樓臺園囿有不足於前後歟然予自謂於此數事庶幾無不可對人言者然其所從遊惟是朝廷士大夫也噫以喬木世臣之浚菀為元氣支得我四百年宗國者士大夫也高尚風裁務式朝廷者士大夫也維持清議扶植正氣者士大夫也恭贊謨謨緇綸黼黻者亦士大夫也我朝立國專尚士大夫則人君為治捨此何以哉予是以首建內閣選于廷臣

俾掌其職大抵國朝設官近密之職固非一司而政浼則不但職是六窠官亦數遠且以文蔭武三色並進錯用初非極選之地玉堂則若稽設官之初非不清選而槐近以來其數漸多立朝新進若非三司一路則進身無路今若脩復古制亦有所行不得者於是有所內閣之別置矣且予於文墨素癖存焉每於機務之暇聊與閣中諸臣凡於經史討論民生疾苦治政得失隨意搜羅實有冷熱之意也自古近臣二字在上者聽之有嫌在下者處之為懼而孟子曰王無親臣又曰觀遠臣必自迺臣始近臣之名自孟子時

已然粵在集賢盛際或字弼儒臣或步月臨夜貂裘
玉盃之賜御膳黃封之頒傳為勝事仁孝顯肅四聖
朝之間引接儒臣或多有不拘禮數之事又於先祖
末年每於夜對講罷必賜盛饌使之盡醉而退予所
仰觀者也近日為念經費且戒濫觴凡於引接之時
不勞賜一盃也嗣矣至於官品分設各寓深意設置
提學直提學直閣待教等六員又置檢校之名提學
雖大官亦兼之直提學則自堂上而至亞卿直閣自
堂下而至玉堂待教則自叅下而至叅上必以色目
叅互用之自大員而至於叅下者為餘其門路不廣

也隨色目而互相鋪置者為慮遴選或狹也古今人
主初誤於戚里而末乃柄用外朝者有之初用外朝
終復於戚里者未之間也蓋濟濟王臣布列於廷用
此人不可則更用他人用他人不可則又求可堪之
人而用之此何所不可而今若曰試用外朝而倘或
不愜者通朝廷而全不可用云爾則此為因噎而廢
食決是行不得之事也此違語構成一通頒示外朝
○六月以俞恒柱供辭傳曰可謂脫空而重徽臚之
道不可輕放叅會文官一體拿問前收使金蒼耆前
掌令洪宗蓋捧供後與恒柱勘放○僉知鄭述柁上

萬言先大王世室事次言內需司之當罷守禦柁戎
之軍革各邑之幅員甚廣如江陵星州宜分為二陽
川陰城龍安齊陽之狹小者宜合為一又存咸興永
興本宮祀享以守令擇差行事順懷世子神位今在
己祧之後尚奉於奉恩寺忌日名節緇髡行祀宜令
罷去仁明園之稱園不宜仍存寧越政戶長嚴興道
宜依元昊等例加贈賜優批令廟堂稟處○傳曰凡
我臣子於母事之地托以應旨語逼坤殿比之於寃
死匹婦又謂之退處別殿此殆陽託陰詬間殺兩宮
欲售他別般胸臆而然也否則何其與去冬湖獄一

囚之供隱然相湯耶乃以與供三年之喪六字肆然
書之於章疏予亦聞甚慄然况在朝廷之乎其他架
虛鑿空之說猶屬寡躬此疏下款語果有侵逼慈聖
者其心所在亦不可測大義所在當夫正典刑而時
值歲刑理難如律李有白姑先島棘原疏洗草○九
月初七日又孝世子誕生尚衣成氏進爵昭容後進封
○傳曰王子新生有設宮賜臧獲土田之例而予之
一念惟在惜福凡係設置之事待新生免年長議稟
事令度支知悉○慶熙宮興政堂後庭有繫馬素樹
自元宗朝百餘年枯死肅廟辛丑忽生一枝伊後又

祐百餘年至庚子又生一枝命以其所結實頒賜諸
臣○命此後銓郎陞品者無得直擬東壁依館錄久
次通清事定式○國朝寶鑑成行進書禮于奉廟堂
詣宗在親上受賀○下綸音于公卿百官先大王定
世室當否令各獻議○上寶鑑後頒教文有藝撰錄○
世室收議傳曰詢于盈庭僉議純同祇詣太廟躬伸
告儀令該曹消日○陳賀日領相徐命善奏曰目今
悠悠萬事莫過於宗社大計王子誕降國本有歸請
降定號之命領府事金尚誥右相金煜判府事鄭弘
淳齋聲仰奏上曰之言乃是宗社大計昔在戊辰乙

卯既有已例且取為己子果如卿等之言不靳持予
於晚年始見此慶每存惜福之意定號等節待年稍
長亦何妨耶領敦寧洪樂性判府事李徽之司直鄭
民始吏判金華鎮相緝力請上曰既是宗社大策姑
未經稟慈宮卿等若少退予當入稟更當名見於便
殿矣命善曰雖稟慈殿豈不允從乎且此殿即正殿
御正殿定大計允為合宜何必便殿乎未蒙允之前
決不敢退去矣上曰此是應行之典卿等所請亦甚
懇至何必相持乎○傳曰元子正號一節謹遵戊辰
乙卯下教續循群請令該曹舉行命世室上號日同

行○十二月行上世室告由祭仍行元子定禘○英
廟世室元子定禘頒教文藝授徐○右相金煜劄畧
日昨筵中以尹極父子復官至意有下教而其罪固
不可逭故年前聖上以甫廟丙申義理處分削其儒
名收其官爵今者特寢前律許給舊秩不害為遇慶
疏通之政而恐於世伐浸遠之後因此復官之舉遂
為藉口之資乞於疏決傳教更下綵綸開示聖意之
有在焉批前日處分自歸適中筵席云云想亦記有
矣○右相金煜啓請辛壬死節人沈楷柳就贈以正
卿李尚馥等三節度賜謚洪義人兄弟一體賜贈允之

